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87n1616

山菴雜錄

明　無慍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616-A 山菴雜錄序
  - No. 1616-B
  - No. 1616-C
  - No. 1616-D 題山庵雜錄後
  - No. 1616-E
  - No. 1616-F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616-A 山菴雜錄序

道由言而顯，言以德而傳。然則有德之言，匪徒取信一時，抑乃傳之後世而無疑焉。恕中禪師謝事瑞岩，閑居太白山菴，以道自娛，蕭然一室，不蓄餘長，學屨日填戶外，推之不去也。或得其一言之益，不啻千金之重，又如飲甘露醍醐，心目充潤。蓋其平昔游歷諸大老之門，所聞所見，嘉言善行，心會理融，形之於言，不加藻繪，自然成章。若叢林之尊宿，儒門之先達，下至閭巷小子，其言善足以勸，其言惡足以誡，使人聞之心開意解，筆之成書，題之曰山菴雜錄。其徒住翠岩玄極頂公鏤板行世，遠來京師，特以見示。予讀之不忘釋手，乃知所謂治世語言皆順正法，麤言軟語皆第一義，信不誣矣。譬諸草木，良醫攬之無不是藥，其不知者執藥成病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非佛法，明理者得之皆足以垂世立教。有德有言，禪師之謂歟？可謂善知藥病者矣，可謂善談佛法者矣。予於禪師有通家之好，雖未嘗一接顏色，聲跡相聞亦有年矣。熟知其德足以服眾，言足以訓世，故雖不言，人固信之不疑。況此皆已然之事實，附事明理，言近指遠，宜其益於當世，傳之無窮焉。
洪武己巳夏六月　僧錄司左善世　弘道　序

No. 1616-B

山菴雜錄
余生平多病，晚年以日本奏請赴召京師，私謂縱使不往日本，又豈能生還乎？凡平昔親舊，亦未有不以是為料者。幸今上見憫，特寢其奏，留居天界。既而諸病交侵，幾死者三，又幸上憐，賜歸天童故山，親舊相勞問如再世也。余以年幾七十，而萬死中得一生，私欲杜門謝諸緣，以盡餘齒。有法姪莊敬中者，數謁余山菴而請曰：唐宋諸大士立言著書者，恒間作不絕，及元以來寢希，故近古名德提唱及嘉言懿行可為叢林龜鑒者，大率泯沒無聞。翁當叢林全盛之際，徧參諸大老，聞見博洽，每侍語次，間聞口舉一二，皆所未聞，而警發尤深。願翁以游戲三昧自成一書，上發先德之幽光，下脫後學之沈痾，則法門盛事也。敢以為請。余曰：子之志固美矣，然余之所言不能文，言而不文，焉足以行遠，是非吾敢任也。敬中又曰：今教法陵夷，前輩淪沒殆盡，翁今遠歸，出於望外，翁辭不任，將誰任耶？若言之文不文，固何足較，苟得直書以彰其事足矣，願勿固辭。余用是以平生師友所講授，湖海所見聞，或機緣之扣擊，或善惡之報應，與夫一言一行，一出一處，不擇其時之先

後，人貴賤，凡可以警勸乎後來者，信意信筆，據實而書之，名曰山菴雜錄。昔宋有名宿修所謂羅湖野錄、雲臥紀譚，其間所載，大抵激揚第一義諦者為多。若此類，余少壯時所記，今已十忘七八，晚歲僻處海隅，又不能旁詢博採，故多遺失，余頗恨之。盖言而道，庶為至言而未嘗言也，外此則越吾分矣。雖然，執吾門遷、固之筆者，庶或有可採焉。

洪武八年臘月望日

天台山人釋　無慍　序

No. 1616-C

慍恕中禪師，以虎丘八世孫坐大道場，說法度人，為緇素之所歸依。其二會語，無相居士宋公濂已為之序，而山菴雜錄未有序之者。禪師之大弟子雙林住山玄極頂公、前住南明韜中瑄公，相率求伯衡作之。閱之一再過，謂玄極、韜中曰：昔獲見二會語，輒讚歎曰：是何其奔注放溢，若千江一源也。是何其震邀迅利，若雷驚電掃也。是何其混融圓滿，不見斧鑿之痕也。是何其絕枝蔓，去町畦，不墮情識之境也。蓋自真乘中流出，視彼東掇西拾以應用者，相去奚啻九萬里也。因其言語，窺其造詣，佛菩薩地位人哉。然而往往為唱提策勵而發，宣闡法要，究竟己事之為務，是以不暇泛及也。今觀此錄，則朝廷之上，郡邑之間，市井之中，山林之下，其人、其行、其事、其文辭，若善，若善，若非善，若是，若非是，若當，若非當，若優，若非優，靡所不具，可以勸焉，可以懲焉。而於儒者、釋者、道者、仕者、隱者、老者、雅者、富貴者、貧賤者、商賈者、藝術者、屠沽者、農圃者，以至婦人、女子、輿隸、臧獲，莫不有利益焉。夫慈雲之靉靆也，尺地無不遮蓋；法雨之滂沱也，莖草無不溉沾；日月之東升西降也，無昏衢之不照；霄壤之上覆下載也，無含生之不攝。此錄之作，其心蓋如斯。以大慈悲憫一切眾多諸方便，巧為道引，使祛逐邪妄而不昧，真智平等，無有異如此。師之能仁，於是乎在矣。真佛菩薩地位人哉！有能於此一覽之頃，超然頓悟，始於不勸懲而至無所不勸懲，無所不勸懲而至無勸懲，由正途而入覺地，結習不能使，業識不能縛，是則能體禪師纂錄之心矣。玄極、韜中汲汲焉刊印而流布之，其心亦禪師之心也。於戲！尚可視同尋常隨筆，徒以廣見聞、資游談哉！作是說已，遂書以為序。

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二十四日

無聞居士眉山　蘇伯衡　敘

No. 1616

山菴雜錄卷之上

天台沙門釋　無慍　述

定水寶葉和尚，四明人，參徑山虛堂。凡宗門話頭未能透脫者，必咨扣老成，不透脫不已。一日造虛堂，問云：德山末後句，若謂之有，德山焉得不會？若謂之無，岩頭又道德山未會。望和尚慈悲指示。虛堂云：我不會，汝去問雲首座。師去問雲首座，適雲首座遊山歸，索水濯足。師亟進水，委身出手為摩捋之，却仰首問云：德山末後句，某甲未識有無，望首座開示。雲首座以兩手掇濯足水澆潑，云：有什麼末後句？師不明其指。明日見虛堂，堂問云：我教你問雲首座末後句，他如何說？師云：依和尚尊命問之，被他用濯足水澆潑。堂云：他更無別語。師云：他道有什麼末後句？堂云：那那，我向你道他會得。師於是釋然。雲首座者，閑極和尚也，為虛堂上首弟子，有高行，住虎丘而終。

平江定惠住持因大方者，天台人也，法嗣古林。不撿細事，疎宕自如，與郡守周侯義卿善。大方既謝院事，寓靈岩老宿華公房。至正戊戌九月八日，周以事入山訪之，大方云：某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，侯其為我證明。周戲諾之，別去。至十三日，以偈寄周云：昨日巖前拾得薪，今朝幻質化為塵。慇懃寄語賢侯道，碧落雲收月一痕。周得偈，亦未之信。是夜請於華，以燥薪為高棚，仍借一龕坐去。華謂薪則從命，龕則無有，遂指華所坐木榻曰：此亦足矣。華如其言。十四日晨起，登殿畢，與眾僧訣，復說偈曰：前身本是石橋僧，故向人間供愛憎。憎愛盡時全體現，鐵蛇火裏嚼寒氷。遂袖燥薪，行陞柴棚，自秉火薪，得火烈焰熾然，於火聚中祝香曰：靈苗不屬陰陽種，根本元從劫外來。不是休居親說破，如何移向火中栽。度數珠與華云：聊當遺囑，火焰到所，多得設利。周聞之，驚嘆不已。既為建設利塔於靈岩，復為詩以悼之云：

元兵下江南，金山賢默菴被伯顏脅而置諸幕中，從至武林。時中竺珂公雪屋以宋鼎已遷，即謝寺事。默菴雅知公，且尊其道行，因言之伯顏，請公陞住靈隱。默菴親持請疏扣公門，公抽關露半面，問云：汝為誰？默菴云：和尚故人某甲也。公落關云：我不識你。蓋公雖處世外，而以忠節自持，故不屑靈隱之命而深拒之如此。時座下有首座某，年八十餘，歎曰：我生於宋，老於宋，乃不得死於宋。逐絕粒而死。

叢林中道聽之說，皆不足徵。後世傳大惠與佛智同參圓悟，悟偏愛佛智，而大惠常不平。後佛智住育王，大惠踵其席，託以沙水不利，發其塔而真身不壞，以鑊鑊破其腦，灌油而焚之，果爾，可謂

慘戚之甚。常人尚不忍為，而大惠忍為之哉！嘗讀佛智塔銘，乃闍維葬設利，未嘗有全身入塔事。又咲翁住育王，役工起廢無暇日，適天童虛席都堂省，奉旨遷師補之。師以育王土木功未就，上書宰相求免，有天童即育王，育王即天童之語。蓋翁清規嚴肅，衲子有犯無恕，皆憚之。因見其辭天童，命相鼓合造謗，乃有將錢十萬買天童之語，至今無知輩相傳以為口實。予前元重紀至元間，訪雅景文于普福教寺，景文出翁上宰相書真墨以示，始徵前謗為非。及讀無文文集中行狀、三塔塔銘，其言師辭天童，皆與書意同。夫二師之道，猶日月麗天，莫不蒙照，而無謂之謗，雖不足污師，然亦不可不辨也。

靈隱千瀕和尚者，涮右人也，嗣愚極。讀書綴文，眼空當世。嘗著扶宗顯正論，其剖拆邪正，訂定是非，極有可觀。但其中以宗師拈椎竪拂為譚柄，引晉王衍握玉麈尾與手同色事為證。夫宗師拈椎竪拂，乃激揚向上一著，豈細事耶？而千瀕以為談柄，非惟昧失自家正眼，抑亦疑誤後人矣。

元既滅宋，以楊璉真加為江淮釋教都總統，奉命發宋南渡諸陵于越之山陰。演福住持澤雲夢者，從真加，獨凌辱理宗遺屍，必夙怨也。雲夢意在諂順真加，亦以左足踢其脇。無何，楊州有人暴死，到閻羅王界，卒報陽間天子來。閻王下殿迎，見黃屋左纛，車馬駢填，與世主儀仗無異。既坐定，少頃，有鬼卒杻械，一僧引至殿前。陽間天子責問曰：朕在位四十年，治國治民，固無大過，於汝教法，未始不為流通，與卿無讎。卿胡廼阿真加，亦過辱朕。遂敕猛士，以鐵錐錐其左足拇指，高揭而捶之，其痛苦之聲，酸嘶慘戚不可聞，須臾退去。暴死人恠而問陽間天子為誰，有人對曰：宋理宗皇帝也。被捶僧為誰，曰：杭州演福住持澤雲夢也。暴死人甦，於是到演福詢其事，以驗所見，而雲夢左足拇指發瘡，不可治，已殂矣。

近代吾宗卓絕之士，其臨機設施，不踏古人舊轍，而能運己之智，開人之心，使教法頓增九鼎之重者固多，何今之罕見哉！杭下天竺鳳山儀法師，前元延祐初際，遇賜三藏鴻臚卿號，不食其祿。教門少有齟齬，必整理之。高麗駙馬瀋王，被旨禮寶陀觀音。過杭，出褚中錢，就明慶寺設齋，齋諸山住持省官以下諸衙門官，躬董其事。及班列位次，以瀋王中居講堂法座上，眾官以次班法座上，諸山列兩廡。既坐定，而師後至，竟趨座上，問王曰：今日齋會為何？王曰：齋諸山。師曰：大王既言齋諸山，主人今無位，而王自處尊位，諸山列兩廡，至有席地而坐者，與邏齋何異？於禮恐不然。王聞之，惶愧請謝。即下法座，前揖諸山，分賓主，而眾官退

就兩廡諸山位。齋畢，王握師手曰：非吾師，幾不成禮。噫！所謂臨機設施，而能開人之心者，鳳山其人歟！

虛谷和尚辭仰山赴徑山，到袁州城裏，四遠檀信賷金錢褚幣，委積滿前。虛谷徐謝之曰：吾不敏，兩涮諸山以吾頗諳宗趣，虛徑山席處吾，欲吾開堂說法，闡揚宗趣耳，豈以貧窶見嫌？諸君所賷物請還，庶免新華嚴之誚也。囑侍僧囊道具隨身而已。

予天曆間參一源靈禪師于湖之鳳山，因究趙州勘臺山婆子話不破。一日侍次，舉以問師，師云：我早年在台州瑞岩方山和尚會中充維那，亦曾扣以此公案。山云：靈維那！儞下一轉語看，我當時隨口便道：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。山云：我則不然，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。我當時如饑得食、如病得汗，自覺慶快。乃云：侍者！儞別下一轉語看，予當時打个問訊便行。嘗記師初入院上堂，舉世尊陞座，文殊白槌公案拈云：世尊以是錯說，文殊以是錯傳，新鳳山今日以是錯舉。會麼？字經三寫，烏焉成馬。其時竺元先師隱居六和塔，聞之歎艷，曰：宣政院舉許多長老，惟鳳山較些子。師寧海人，徑山雲峰手度弟子，出世嗣方山。為人慈忍有容，提誨不倦。示寂，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悼。

佛經中說：海中有魚大如山，背上產大樹，晝夜被業風鼓撼，痛苦難喻。莊生亦云：北海有魚曰鯤，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。至正癸卯，有人從奴兒于來，言彼處近有魚大如山，從海中過，揚鬐鬣，露脊尾於水面，背北投南，隱隱而去，四日四夜始盡其身。此所謂大身，眾生夙業所感如是。然阿脩羅王立大海中，身與須彌山齊，以手簸弄日月，其視此魚則小鮮也。世人局局乎其耳目之所及，耳目之外皆以為誕。吁！

禪門宗要者，乃雪山曇公之所作也。雪山於宋淳祐間，依方山禪師于台之瑞岩，則其成此集也豈苟哉！余少時嘗依鳳山靈公，夜參次，公忽言及宗要，其中提掇古人不到處，餘不能及也，故授一冊命讀之。後四十年餘，天衣清業海者，重為刊板，志固可尚。既自序，復求用章俊公序之，皆言雪山盜他人成集，作己刊行，指恩公斷江一言為證。又為分作十卷，每篇取本篇一語為題，牽合破碎，失旨頗多。余患來者不審其由，反然業海而陋雪山，故記之。

虎丘東州、靈隱獨孤，同鄉同學，交義甚厚。東州住虎丘日，適在城萬壽闕主諸山，擬舉獨孤主之。時獨孤住湖州天寧，歷階而陞，非躐也。東州力沮之，獨孤聞之，不以為意。踰年，東州緣化到湖州，欲見之，自負內慚不見，恐其棊我，敗我緣事，故瞰其亡而往見之。獨孤得報亟歸，盡禮館穀，又捐私帑為之牽先，從容敘交，義與昔無少異。洎東州歸虎丘，深夜於方丈致爽閣中，且行且自訟曰：獨孤君子，壽永小人。予觀今之叢林中為朋友者，爭一語之

隙，一絲之利，至於造謗讟，相擠陷，恨不即斷其命以快於心也。求如獨孤之寬厚，東州之自訟幾希矣。凡弟子之於其師也，掩惡而揚善，順是而背非，是謂之孝；掩善而揚惡，背是而順非，謂之不孝。苟師無善可揚，嘿之可也；強以善加之，使之竊議，反訐其不善。無是可順，諍之可也；強以是從之，使人竊議，反訐其非，亦不孝也。切觀近來大方尊宿遷化，其弟子為具狀，求名公銘其塔，必書生時父母得異夢，死時火後牙齒、數珠等不壞，設利無數。無此數端，不成尊宿矣。是皆不肖子不明正理，妄立偽言，玷辱其師，可謂孝乎？傳燈一千七百善知識，有設利者十四人而已；寂音尊者、僧寶傳八十一人，有設利者數人而已。且吾宗所重者，惟在宗通說通，有向上爪牙為人解粘去縛，謂之傳法度生，餘皆末事也。至若火化而間有諸根不壞、設利流珠者，蓋其平日所修純淨之驗，亦豈易得哉？余懼後來遞相彷効，造合偽言，妄美其師而鐫之於石，使異教人讀之，反疑先喆有靈異者，亦成偽矣。遺害教門，固非小小，痛哉！

東暘住道場，被廊僧誣以事，訟于宣政院，院檄委本覺住持了菴同郡守理其曲直。了菴曰：東暘確守規繩，馭眾嚴肅，在下者不得縱肆，故妄興詞訟，欲去之耳。今廁吾羣有司閑坐府廳上，而東暘是鞫，吾何以堪？即退居南堂。楚石住嘉興、天寧，值有司重作官宇，闕木石，欲取村落無僧廢菴應所需，因集諸寺住持議之。時楚石力陳不可者，沮之，有司弗聽，遂撾退鼓歸海鹽、天寧。二老皆勇於行義，視弃師席之尊，不啻如棄弊屣。今雖荐禍患嬰己，而猶濡忍戀戀，亦獨何哉？

雲外和尚，昌國人。生而身裁眇小，精悍有餘。說法能巧譬傍引，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。至於奔軼絕塵，雖鶻眼龍睛，亦無窺瞰。分洞上一宗之傳，獨賴之。晚住天童，四海英衲俱萃。師不倨傲，不貪積，不私食，得施利，隨與人見。後生敬之愈謹，期任宗門也。二時粥飯，必掌鉢赴堂。既寂，無餘資，禪者率錢津送後事。弟子聘大方、舁獨木、省愚菴、證無印四人，足大其宗。但位不稱德，無嗣其法者，惟無印下僅有一二人耳。

溫日觀者，不測人也，號知歸子。早游教庠，尋入禪肆，縱性樂道，不拘小節，獨心係安養國，雖造次顛沛，未始暫忘。喜臨晉帖，寫蒲萄，二者並臻其妙。凡到諸剎，臨別必索之錢，隨所得詣屠沽家沽酒獨酌，餘錢散與街坊小兒，令為前導，齊聲喝云：相公來！是故見之，輒追逐成群隊，作為詩偈，度越前古。後終于西湖教寺。或謂託生白湛淵家，豈世緣未了而了之耶？

竹莊邑公，住台之兜率，生有氣量，平視前輩，故嫉之者眾。前朝天壽節，各州縣必擇請諸山住持一人說法，竹壯適當其任，嫉者多

購禪容出問話，欲挫其機。知事人知，具白竹莊曰：戶門庶務，知事人為之；陞座說法，乃住持人任，汝無多言。明日到天寧，坐方丈客位中，與諸山談笑自若。逮鼓鳴，乘輿至法堂，對眾官祇揖，登座祝香罷，斂衣就座。僧出問話，衮衮不輟，竹莊答之如流，又能就其語反徵之，而自退衄者有焉。如是更四五人，眾官厭久立，止其餘不許出問話。遂提綱舉話，風飛雷厲，電卷星馳，人皆劫劫，我獨有餘。彼嫉之者，縱一人具千萬舌，亦不能勝讚者之口矣。惜壽命不永，非叢林福
黃岩靈石新古帆，初見東州于虎丘，嘗委以藏鑰。次見竺元先師于鴻福。一夕上方丈請益云：某甲看狗子無佛性話，無入頭處，望和尚垂示。先師厲聲云：夜深下去。古帆歸堂中詬罵云：不為我說即休，何得見嗔。有人說向先師，先師云：他向後自會去在。古帆聞之，當下廓然出世，一香為先師拈出。
寶雲文宗周者，象山人也。淹博教觀，持律甚嚴。尋常與人言，蹇訥不出口。至陞座豎義講說，滔滔若建瓴之水，莫之禦也。臨終陞座，講十六觀經終卷，欲與眾訣。左右進前啟曰：和尚後事未曾分付，奈何告寂。宗周曰：衲僧家要行便行，有什麼後事。啟者益懇，於是下座歸方丈，一一條盡之。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，回向發願畢，遂入滅火化，設利燦爛。
竺元先師聞如一菴自淛西多購文籍歸，太白乃寄書與一了堂，有云：聞一菴多買文籍歸，想無別事，只欲教幾箇雛僧耳。儞可向他說，何不自休去？譬如逐兔之犬，終日逐之，不失其跡；逐之半途，又見麋鹿。棄兔、逐鹿，兩俱不得好懺懼。予居徑山蒙堂時，嘗拜書問先師起居，答以手簡云：汝在蒙堂中，火爐頭、拈弄火筯處、語言談笑處、喫湯喫水處，皆是汝自己，更非別人，直截工夫無出於此。予想先師當時必以我為庸鄙，不足承惡辣拳踢，故曲示此說，正是拈黃葉當金悅小兒耳。不然，何拖泥帶水如是耶？嗚呼！先師入滅已三十餘年，述此訓言，如同對面。
誠道元者，處俗從石塘胡先生游，出塵參虗谷公於徑山。嘗著性學指要十卷，大有補於世教。至正丙申，喜禾高士明編次刊行。其時張士誠據蘇州，擅稱王，有鄭明德、陳敬初、倪元震輩輔之。諸儒以其書駁晦菴論性失旨，言之於士誠，士誠命毀其板。夫性虗廓寂寥，冲漠絕朕，豈可以善惡善惡混分三品，與氣質等而論之？則道元之辨之也固宜。吾聞禹聞善言則拜，顏子得一善則拳拳伏膺。今諸儒皆推尊禹、顏者，而所行與禹、顏不同，何耶？
古林和尚住保寧，道望隆重。當時據大師位者忌之，雖大方有虗席處，鮮肯舉之。天童雲：臥死。袁文清公時在翰林，特以書抵明州萬壽莊雪崖云：古林翁曩在虎丘一識，機鋒峭峻，議論氷雪，足可

扶激頹風。今天童虛席，雪崖宜一舉之。楠雖俗子，深為扼腕。由是得與遴選之數，而又不及中，惜哉！

雪竇常藏主，橫山之弟子。貌寒陋，眼不識丁，惟習禪定。所作偈頌，事理混融，音律調暢，大有啟迪人處，故同時人皆以常達磨稱之。余少年於徑山識之，今尚記得其所作頌四首：曰鐵牛、曰海門、曰苦笋、曰息菴。

鐵牛曰：

百煉爐中輥出來，　頭角崢嶸體絕埃。
打又不行牽不動，　這回端不入胞胎。

海門曰：

業風吹起浪如山，　多少漁翁著脚難。
[拚-ム+ㄊ]命捨身挨得入，　方知玉戶不曾關。

苦笋曰：

紫衣脫盡白如銀，　百沸鍋中轉得身。
自是苦心人不信，　等閑咬著味全珍。

息菴曰：

百尺竿頭罷問津，　孤峰絕頂養閑身。
雖然破屋無遮藍，　難把家私說向人。

大凡住持人，須要鉗轄僕隸，亦宜時時以善訓之，庶不為惡而無累焉。千瀨住嘉興天寧，僕隸盜街坊人狗，煑而食之，千瀨得煑狗名。荊石住姑蘇承天，駕舟赴檀家請，經墅落，僕隸盜居民羊，煑而食之，荊石得煑羊名。夫盜狗盜羊，於二人何與？而當其惡名者，蓋尋常失於鉗轄嚴訓而致然也。後之人亦當以彼二人為戒。

夫住持者，蓋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，護持諸佛正法之輪，所謂佛子住持，而百丈立斯名，豈偶然哉？近代為住持而名焉利焉者，不知其所係之重，間有好交俗子，從事飲啖，吁，可惜哉！台州洪福琛石山，與近寺俗子方公權交，互相治具，日事飲啖。寺僧有方監寺者，求掌庫職，已喏，而公權以私憾譖沮之。方監寺懷鞅鞅，賄方丈僕，置毒茶中，毒公權。公權敬石山，轉己茶盃先奉之，受毒死。方監以誤毒石山，常懷憂疑。一日，聞桑扈鳥鳴，自配其聲為方監殺我，憂懼益甚，遂病，畏見天光，囓藁薦而死。原其始，只為石山不守職分，與俗子交，而聽其言，遂輕喪自身，後之人可不戒諸？桑扈鳥，田埜人呼為鍛磨鳥，春暮始鳴，俗配其聲為張監鍛磨。此僧以為方監殺我，如提葫蘆、婆餅焦、脫布袴、泥滑滑類，皆因聲而得名。

合尊大師者，宋幼主瀛國公也。既歸附，大元薩禪皇帝命薙髮為僧。帝師躬為摩頂，授祕密戒法，精煉堅確，已多應驗。至英宗朝，大師適興，吟詩云：寄語林和靖，梅開幾度華。黃金臺上客，

無復得還家。諜者以其詩意在諷動江南人心，聞之於上。上収斬之，白乳流溢。上悔，出內帑黃金為泥，詔江南善書僧儒集燕京書大藏尊經，庸助冥福。首夏，駕幸上都避暑，中途遇弒，新書經未及半藏乃已。

至正辛丑，陝西有民家小兒，甫三歲。一日，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，衝前呼其名，作揖曰：相別頗久，尚無恙。縣官驚訝曰：此小兒焉知我名？乃進而問之，小兒為言前生姓名，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，縣官始信其為故人也。復為縣官言曰：自與君別，今得為人身，已歷三生矣。初死為狗，自厭之，故囓主家兒，主家怒，殺我。再生為鶉，又厭之，投河溺死。今得為人，與公再相見，萬幸也。聞此兒前身喜玩，易受用，大極未動以前一著，故出生入死，不受生死移換。麻衣名易曰心易，慈湖名易曰已易，有旨哉！

破菴和尚退資福，赴徑山，蒙菴招委以立僧首座職。有寶上座者，具大知見，遇住持、首座開堂，必橫機捷出，迎鋒取勝。一日，破菴開室，寶上座至，破菴垂語云：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寶。擬議，被打出。其時寶待破菴舉語盡，乃進語：既於中有處被打出，以謂破菴故摧我歸。衣單下脫去。火後，鄉人収舍利呈破菴，破菴拈起云：寶上座！饒儞有舍利八斛四斗，置之一壁，還我生前一轉語來。擲地，惟見膿血。聞之於先輩。

元至正丙申，張士誠破蘇州城，其弟九六者，先入城擇居第，見承天寺深邃爽朗，心樂之，欲易以為宮室，命士卒毀殿中佛像，士卒畏罪福，不敢從命，九六怒，自挽弓射中尊面，即盡毀，迎士誠居之。丁酉，今朝大兵攻呂口、黃埭，九六督兵出戰，敗，就擒，被斷右臂，然後殺之。戊戌，方國珍為行江浙省分省參政，屯守明州，左右司官劉仁本者，頗嗜文學，自編平昔所作詩文成帙，刊板印行，取在城僧寺藏經糊為書衣，揭去經文，寫自詩文，吾人見之，雖心酸骨苦，無如之何。吳元年，大兵取明州，國珍降，朝廷數仁本有不忠之罪，鞭其背，潰爛現肝臟，乃死。九六一勇夫耳，不明罪福，尚可宥，仁本習孔子業而忍為之，孔子曰：敬神如神在。況吾佛為三界大聖人乎？故二人一毀其像，一廢其書，不旋踵俱受極刑之報。夫報其所可報者，實自報也，非吾聖人報之也。

鄞城官講所，有二僧同居。一僧苦於鼠，以大小二柈裝照鏡撲鼠，機發受撲。僧急去，携水欲淹殺之。同居僧不忍，潛揭柈縱去。明日，撲鼠僧他出。是夕，僧獨宿，見群鼠喧聒異常。僧厭云：我他夕縱汝，汝反聒我耶？早起，榻前拾青絛一事，心甚疑焉。數日後，僧以絛束腰，隣僧指云：此是吾物，嘗失之臥內，公奚得？僧陳所以，始知是夕鼠集黨竊隣僧絛以報德，故喧聒耳。

覺範僧寶傳，始名百禪師傳。大惠初見讀之，為剔出一十九人而焚之。厥後覺範致書與黃檗知和尚云：宗杲竊見吾百禪師傳，輒焚去者一十九人，不知何意。覺範雖一時不悅，彼十九人終不以預卷。多見人議僧寶傳止於八十一人，欲準九九之數，乃燕人舉燭之說也。

鐵鏡和尚住何山，座下有恭都寺者，四明人。廉介自持，精修梵行，曰誦法華經一部。臨終無疾苦，更衣坐逝。閣維舌根不壞，湖海人聲偈追悼，至今有能言之者。嘗夜坐有偈云：點盡山窻一盞油，地爐無火冷湫湫。話頭留向明朝舉，道者敲鐘又上樓。鐵鏡特為陞座稱賞之。

余訪南堂於本覺，夜坐間言及做言句有練纏痛快之殊，却舉先休居送僧偈云：如蚕作繭自包纏，百匝千重在面前。裂得破時全體現，渾家送上渡頭船。東州次韻云：動靜何曾涉盖纏，何須更透未生前。故園千里今歸去，陸有征途水有船。復云：休居雖精密，似覺練纏不若東州之痛快矣。

予早年居鳳山擇木寮，飯後遣困與朋友擲選佛圖。一源和尚聞之，令淨頭送至，偈云：百千諸佛及眾生，休向圖中強較量。心印當陽輕擲出，堂堂高坐寂光場。次日清朝問訊，乃云：古人無剪爪之工，汝後生輩忍得唐喪光陰？且擲選佛圖到極合殺時，擲得一个印出，便歡喜云：我成佛了。殊不知一切時、一切處皆是汝成佛處，汝却不知。

仲謀和尚住溫州仙岩，天下正太平，衲子參訪者無虛日。予與明性元、瑞瑩中三人同至仙岩，性元、瑩中尚為侍者，余已典藏。恰值月望，陞堂云：一默酬僧，雷轟電激。三呼領旨，王轉珠回。七十三，八十四，築著磕著，礙塞殺人。拈主丈：昨夜西風枕簟秋，無限蟬聲噪高樹。後結集人改礙塞殺三字為能有幾，為其不知立言之難，妄以淺見改易先輩語，大似以水潦鶴易諸佛機也。

黃巖濠頭丁安人，諱覺真，號竺心。初參田絕耕于委羽山，有省，遂棄家屬，結菴自居。見古愚於湧泉，愚云：良家女子東走西走作麼？對云：特來見和尚。愚云：我者裏容儞不得。丁拍手一下，云：三十年用處，今朝捉敗。愚休去。見無際于鴈山春雨菴，入門，云：春雨如膏，行人惡其泥濘。際云：不是，不是。擬進語，被喝出。晚年，就邑中明因寺前開接，待有僧提包直入臥內，問之曰：儞是什麼僧？僧云：行脚僧。問云：儞脚下草鞋[糸*(傘-(企-止+十)+大)]斷，為甚不知？僧無語，即擲出其包，云：者裏無儞措足處。又有僧纔入門，丁云：達磨大師來也。僧云：我不是。丁云：是固是，只是鼻孔不同。一日，與明因尼奎長老相見，問曰：

聞長老夜來生得兒子，是否？答云：且道是男是女？丁云：鷄銜燈盞走，鱉咬釣魚竿。

育王勉侍者，余族姪也，年少有志參學，不幸短命而死。嘗作偈送一侍者游台隰云：鳥窠吹布毛，侍者便悟去，雖不涉言詮，早已成露布。天台嶺上雲，雁宕山中樹，此去好商量，莫觸當頭諱。臨終書偈云：生本不生，死亦非死，祕魔擎叉，俱胝竪指。予嘗詰其悟入之由，對云：勉曾於玉几坐栴檀林經案側，偶見珪藏主與僧講論，僧問云：如何是向上事？珪藏主以兩手捏拳頭置頭上，仍合掌云：蘇嚧蘇嚧。因此得个歡喜處。狼忙到蒙堂，舉向達首座，他笑云：儞又來耶？從此胸次自覺了了。予後見珪藏主，舉以問之，惟見其面頰發紅，不敢對。徐又問之，乃曰：我當時做這般摸樣戲，此僧實不自知為何如也，信知此事不在言說上。至若風動塵起，雲行鳥飛，皆是控人入處，自是當面蹉過。今觀珪藏主戲此僧，而勉侍者得个歡喜處，正如佛會中有少年沙彌，以皮毬戲擊老比丘頭，與他證四果事，可以並按。

方山和尚住淨慈，為眾開堂，問僧云：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？僧下語皆不契。有一僕在傍云：老鼠做大。方山云：好一轉語，不合從儞口裏出。東嶼和尚住靈隱，開室垂語云：魚以水為命，因甚死在水中？一僧云：河裏失錢河裏摭。師深肯之。石室和尚住雪竇，開室垂語，不許人下語。三尊宿為人用處雖有不同，而剖心露膽未嘗不同，後之覽者宜具眼焉。

刀鑷張生，名德，鄞縣下水人，世為大慈供堂。好習禪學，常隨眾聽法，自覺有省，人無知之。因天雪，小童團雪作佛像，禪流各為偈詠之，生隨後吟偈云：一華擎出一如來，六出團團笑臉開。識得髑髏元是水，摩耶宮裏不投胎。針工丁生，天台人，參方山和尚于瑞岩，曾蒙印可。詠琉璃偈云：放下放下，提起提起。一點靈光，照破天地。二偈借事顯理，俱切到。余並錄之者，蓋不以人廢言也。

護聖啟迪，元臨海人。為書生時，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。偶閱其几上首楞嚴經，至山河大地，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處，置卷細繹，良久自肯。白父母，求出家，禮徑山寂照為師。服頭陀行，久而益勤出世。護聖緣不順，退居東堂七年。著書曰大普幻海、曰法運通略、曰贅談、曰疣說、曰儒釋精華、曰大梅山志，總若干卷。又作佛祖大統賦。由是得心癆疾而卒，壽四十三。

天童西岩和尚，蜀人，南游徧參，至徑山見無準，機語相投，容入室欲授藏主職，或者以力攘之。次日為亡僧訥侍者起龕，怯眾一辭不吐，無準即令維那請惠侍者起龕，惠至龕前連喚訥侍者者三，人亦以為怯，乃曰：三喚不應，果然是訥頂門放出遼天鶻。無準黜或

者而以惠侍者代其職，惠侍者即師也。師先依妙峰于靈隱，靈隱重彩飾兩廡壁面，五十三參相禪衲各以偈賀，師亦有而妬之者，不以登卷。妙峰閱卷問曰：惠侍者何無？曰：有不足登卷也。妙峰曰：試舉看。既舉，妙峰親為書之卷首，自此聲名爛熳。住天童，翛幻知菴為歸藏計，別置祠奉妙峰，用報知己。其賀偈云：幸是十方無壁落，誰將五彩繪虛空？善財眼裏生花翳，去却一重添一重。

浩。靈江古林和尚。弟子古林住饒州永福時，靈江為第一座。結夏秉拂，禪學出問曰：進一步時如何？答曰：撞墻撞壁。退一步時如何？答曰：墮坑落塹。不進不退時如何？答曰：立地死漢。有人到方丈讚歎曰：首座秉拂答禪客，三轉語盡赴來機好。古林云：好在什麼處？不見道：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雖然，切不得便恁麼會。

湛天淵當天曆改元，在鳳山一源和尚會中，居前板秉拂，預呈提唱語，其間有云：翔鳳山前行，看白雲乍舒乍卷；禺泉亭上坐，聽流水或抑或揚。眼處作耳處佛事，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。非惟觀世音，我亦從中證。一源指便見二字云：有此二字，是與別人說話；無此二字，方是自家說話。天淵不覺避席，退謂人曰：還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，堂頭之謂也。天淵，東嶼和尚室中龍象，風規凜凜，人所敬畏，出世芝塘明因而終，與敏仲謙齊名。仲謙道勝德優，能下人，出世洞庭翠峰而終。使造物者假二公壽，必能恢雙清之宗，如晦堂之有死心、靈源矣。

奕休菴，揚州人。早歲遊淮甸、燕京、五臺，值歲饑，附商舶抵明州，客天童。衣壞衲，日一餐，夜不寢，儼有古德之風。奉化上雪竇虛席，眾削牘請為住持。奕欣然携一笠而去，坐方丈，掌其金穀。不周歲，盡變平昔所為。向之壞衲，今已輕裘；向之一餐，今已列鼎。左右稍有犯，必瞋怒自起，撲犯者仆地，用拳舂脚搗，待氣伸心暢始休。既而盡括常住羨餘，就鄞城貿民房，易為菴而居，日以資生為事。與竹林寺僧爭屋，訟于官，對理不直，牢死。今之緇門中，假善要榮，貽辱大教，豈止一休庵而已。詩云：靡不有始，鮮克有終。可不戒哉！

諺云：人有可修之福，可延之壽。此以一世為論，未能究其原。如確以三世為論，能究其原，未能通其變。變者，一世可以括三世，三世可現行之於一世。且三世之因果，與一世之因果，雖有久速之殊，實不出乎一心之作受也。何則？多見世人為善者反賤夭，為惡者反福壽。蓋其前世為善重者，今世雖為惡，惡不勝善，故福壽。前世為惡重者，今世雖為善，善不勝惡，故賤夭。而今世善惡之報，則又在來世。其或前世為善為惡不甚重者，今世所為稍勝之，即能變賤夭為福壽，變福壽為賤夭。故人宜通其變，勿礙乎三世，

而怠其現修，昧乎一心之作受也。徑山古鼎和尚，生稟侏儒，唇褰縮，齒露齦，聲厮噪，膚腠皴腊。相工相之曰：爾之四賤相，萃乎侏儒之軀，平生不言而可知矣。師因自立誓，禱之於觀音大士，日持聖號無算，夜禮聖像以千計。如是修之二十年，忽賤相化為福相，唇舒緩而齒隱，聲圓潤而膚腠光膩。後與向之相工遇，賀曰：吾師今之相，非昔之相矣。況陰騭紋已現，即當居顯位，大振宗風。其年出世隆教，自隆教遷寶陀，自寶陀陞中竺徑山，不滿五年而三遷。居徑山十二年，壽七十九。師之修禱感驗，非獨能增福壽，又能變其形軀。如以物寄人庫藏，而就取之之易，亦可為吾人自怠者之勉焉。

混源禪師住紫籜，既為庫司壁記，復題其後云：滴水粒米，盡屬眾僧，務悅人情，理難支破。當思披毛戴角，歲月久長，明因果人，幸宜知悉。遺墨歲久漫滅殆盡，後一山和尚來踵其席，重粉飾其壁，親為書之，至今尚存。惟利是圖者，不可不自省。

老素首座一生掩關潛伏，世無識之者。元天曆間，有禪人得其述懷山居偶書三偈真墨，請歸源先師著語。先師云：叢林皆以其不出世說法為恨，今讀此三偈，如金鐘大鏞，一擊眾響皆廢，謂之不說法可乎？偈恐久而無聞，因如目記之。傳燈讀罷髮先華，功業猶爭幾洛叉。午睡起來塵滿案，半檐閑日落庭華。尖頭屋子不嫌低，上有長林下有池。夜久驚颸掠黃葉，恰如篷底雨來時。浮世光陰日不多，題詩聊復答年華。今朝我在長松下，背立西風數亂鴉。

鴈山羅漢寺證首座，目瞽，見道明白，每朝以掃地為佛事。有僧問云：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？證竪起苕帚示之。又有僧問云：真淨界中本無一塵，掃地作麼？證亦竪起苕帚示之。樂清有山名九牛，證嘗詠之以頌曰：四五成群知幾年，春來秋去飽風烟。清池有水何曾飲，綠埜不畊長自眠。个个脚跟皆點地，頭頭鼻孔盡遼天。尋常只在千峰頂，大地人來作麼牽。

歸源住薦福，一夕與座下僧茶話，師舉東坡訪佛惠泉禪師于蔣山，泉問云：大儒高姓？坡云：姓秤。泉云：是什麼秤？坡云：稱天下老和尚舌頭底秤。泉喝一喝云：且道者一喝重多少？坡無語。師命僧各代一轉語，時無酬之者，惟源藏主起剪燭，一侍者咳嗽一聲，師笑云：源藏主剪燭，一侍者咳嗽。隨有定藏主請師自代，師云：洎不過此。源藏主即溫之壽昌別源也，一侍者即明之天童了堂也，二人同嗣其法。定藏主即大慈天宇也，出竺西門。元至正間，江浙行省丞相達世鐵穆示公兼行宣政院事，便宣行事，特兩度馳檄，欲起師住天童、徑山，皆以老病辭。

溫州壽昌別源禪師，奉化人。久參歸源，志存擔荷，不躡餘蹤。無際本公住江心，晚分座接衲。暨出世白鸛，無際以厚禮冀嗣其法，

師笑而已。酬恩一藥，竟為歸源拈出，叢林皆服其為人。師三處移場入門，先修繕客舘，凡所須物畢備。雲衲至者，如歸私室焉。年六十七，得微疾，與弟子仙巖皓長老徵詰數語，奄然而逝。姑蘇承天覺菴和尚，宗說兼通，人稱之為小大惠。元至元間，有華嚴宗講主某，奏請江南兩淛名剎易為華嚴教寺，陞教班資，居禪之上。奉旨南來，抵承天。次日，覺菴陞堂，就為說法，博引華嚴一經宗旨，縱橫放肆，剖柝諸師論解是非，若指諸掌。其時華嚴講主者，聞所未聞，大霑法益，且謂：承天小寺長老尚如是，矧杭之鉅剎大宗師耶？因回奏，遂寢前旨，實覺菴之力也。

僧導，吳興人。元破江南，父被戮，母遭虜北行。導失乳，伯父収育之。逮年十四，問伯父曰：人皆有父母，我獨無。伯父為言所以，因發憤求母。再問：我母面目何類？伯父曰：汝類之。遂携鏡一奩隨行，習櫛髮業，以資衣食。涉十寒暑莫得，忽至河間府狀元縣，遇牧馬老軍，與語，正虜其母人也。引導歸家，坐未定，俄有老媼自外入，語帶南音。導出鏡自照，貌與媼類，亟拜亟呼曰：娘娘。媼問鄉里、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，於是母子相執大哭，鄉民聚觀。浹旬日，導欲奉母南歸，其家老幼不聽，因引母潛遁。達楊州，置小籃輿，坐母輿中，自負而行，十步一置，必四方膜拜，然後拜母。直抵四明補陀山，祈觀音大士現相，始還故里。既而導求出家，母從之。不久母死，火化灰爐中，得小玉觀音一軀，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。精舍乃導所建也。

上天竺我庵無法師，黃岩人。從方山和尚落髮，依寂照於中竺，獲侍篋翰。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，於是見湛堂于演福，研精教部。寂照惜其去，作偈寄之云：從教入禪今古有，從禪入教古今無。一心三觀門雖別，水滿千江月自孤。後出世既為湛堂嗣，仍蘸一藥以報寂照，蓋其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。寂照示寂時，師住四明延慶，遺書祝其力弘大蘇、少林二家宗趣而已，餘無他言。師又於祭筵中拈香云：妙喜五傳最光燄，寂照一代甘露門。等閑觸著肝腦裂，氷雪忽作陽春溫。我思打失鼻孔日，是何氣息今猶存。天風北來歲云暮，掣電討甚空中痕。年若干，無疾坐蛻于白雲堂。

東岩和尚，江西人，年八十一，四眾舉住天童。維時天童隳弛之餘，師念年老，承此重任，不遑安處，召其徒東、圓、慶三人而分命之曰：東！我與江鄉士民有緣，汝往代宣吾志，得財為建萬壽、乾元、寶閣，範銅成千如來像暨供具，汝其任之。曰：圓！汝諳吏事，城中官府，汝膺承之。曰：慶！汝小心謹愿，和燮上下，考歷羸縮，惟汝為能。汝守衣閣，不五年而閣成像備，推餘貲就象山隄海田一區，以贍齋盂，官府恬熙，上下雍肅。雖出三人之力，苟非

師規訓有素，焉能卒使之然耶？近見為人師者，務在肥其黨類，視常住隳弛如行路人，視道旁棄舍略不為意，可恠也哉！

斷橋和尚為人峻硬，於衲子謹許可。住國清日，泳象潭為首座，垢古田為書記。藏主，失其名氏。結夏秉拂，陞堂敘謝，乃云：首座見前輩來，不在稱譽。書記提唱語，如畫人物，種種俱備，但欠點眼爾。藏主提唱語，却不知說箇什麼？他時後日也道：在老僧會中辨事來。是其以主法為己任，不肯少損威光，迷謬後學。雖曰抑之，實欲扶之也。今之主法者，自家眼既不明，務以甜糖蜜水取悅於人，冀其感作法嗣。嗚呼！使斷橋見此浮靡，豈惟唾罵而已哉？

鎮江普照寺嘉吉祥者，山東人也。黑而瘠肌，類梵僧。早歲稟父母求出俗，父母責以無後為大，因從娶，育二子，始獲為沙門，習唯識業。至元二十五年，薩禪皇帝刱立江淮三十六御講所，普照居其一，詔師主之。講說外，日讀華嚴，以十卷為常課。與雲南端無念相友。無念，唯識宗之魁也，與師詳論佛理，無念或有少失，師正言救之，無念無不誠服。臨終火浴，舍利甚夥，其徒留骨石，貯以髹函，奉二十年，始建塔于丹徙雩山。逮入塔日，開視，但見舍利霑綴函袱，若蜂屯螳聚，觸之熠熠然也。鎮江之民多有圖其像祠之，稱為吉祥佛云。

明州海會寺僧子安，元至正癸卯秋，買山寶幢市之上，建菴開基。見古塋三[穴/毛/以]，以土實之。庵成，得病。一夕，夢入酆都，有三人衣冠甚古，列跪獄帝前，訴安曰：安他生姓趙名仕宏，曾為吏，以私屈我流遠，同受屈者四人。既獲肆赦，一人生修白業，死即超度。惟我三人前後死，同塋於此。今來又壞我陰宅，冤亦深矣。本共力殛之，念其為吏時，嘗供僧八十員，今乃得為僧，故不敢爾。獄帝召安致前責，還其地。安受責既覺，忽聞誠實之言，毋爽者三聲。次日，設淨筵，命榮枯木為說戒，安病隨愈。遂拆菴，復封馬鬣而去。

史僉事者，鄆城人，名銓，字衡甫。父憲夫，南臺丈夫。至正辛丑，與余會于鄞，極讚佛家持誦功德甚大，且言親見二事，信不可誣。燕京有士人，常誦胝天呪。忽一夕，有庞眉老人扣門相告曰：某非人，乃龍也。因行雨失職，上帝有譴，願求一庇。士人曰：我何聖而能庇汝？老人曰：君持胝天呪，功德無量。言訖，老人不見。後數日，偶左手拇指甲下隱隱微痛，視之，有一細物如線，長三四分，其色紅，狀如龍，士人持呪如故。於是夜老人再至，謝曰：賴庇獲免，願公即今以手舒出牕外。既從之，須臾雷雨大作，但見一龍擘天飛去。濟寧有信士，好打坐，凡二十餘年。一日，報家人言：我去矣。於是坐脫，家人以其身推倒就枕，乃呼曰：無如是，無如是。即起，躍入池中死。後凡遇親舊，乃呼其姓名，與之

談論如生。或索酒飲，人以酒滴瀝池中，即謝云：構了。如是者半年。後有僧乞食至其家，聞池中有作人語，僧振威喝云：二十年打坐工夫焉在？因此寂然。史公晚年禪誦惟謹，為是二事而起，信爾。

洪武五年，余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。偶一朝，有俞安人者自百官市來，長跪於前，自陳曰：吾與吾夫不相得，發心修淨土已七八年矣。近一二年中，每於澄心靜坐時，聞空中細樂及鸜鵒之聲洋洋焉。余自謂為勝境現前，或謂是魔境，請禪師決之。予曰：是汝因聞經中有風吹百寶行樹，其音如百千眾樂，乃眾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。信之既篤，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，靜定之中乃發現耳。汝後若再見此境，不得作勝想，亦不得作魔想，當頭與他一坐，坐斷便見唯心淨土、本性彌陀全體皆是，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？俞以手指自胸曰：吾自此疑團泮矣。

台州廣孝秋江湛禪師，黃岩斷江人，幼隸里之化城寺落髮。寺之右有岩，壁極高聳，名松巖。其巔有法輪寺基，五代唐時勤禪師所創，以久廢，遺址蕪沒。師一日至其處縱觀，不覺悽感，如久客乍歸，戀戀不忍去，於是就傍鉅石下禪定。鄉民聞之，相勸送食，出資僦工興造，不數年成叢林。又於寺之後岡建塔，作歸藏計。忽一日，督其徒聞塔，尋遣人徧請，凡往來者，約日俱到山譯別。至期，道俗坌集，師於是令法輪住持信道原等設饌生祭。眾駭異，以為年耄潦倒，師促之愈急，逐出草具致祭。師坐堂上受食，餘者與徒眾一一霑味。信等讀文哭泣，師亦墮淚，於是起行，入[穴/毛/以]中安坐。時檀越周衡之以觀音像求讚，及眾乞遺偈，皆迅筆為書，少頃氣絕，某年四月二十三日也。師遺命：肉未冷，即壅土閉之。眾不忍，次日始閉，樹塔其上。師之族姓及嗣法出世事，見諸用章俊公所著傳云。

道場及菴信禪師。婺州人，嗣仰山雪岩，有實行。四海禪衲切於究明生死者，樂從焉。有數尼亦求就堂前寄單，隨眾聽法。不逞之曹求職用，不允。誣告師狎尼，私相與亂，被追到杭，拘五陌家。一夕，無疾而化。闍維，設利精瑩，誣者反坐。靈隱平山嗣其法。

仰山雪巖和尚，婺州人，立志超卓，非其人不與交。早歲見無準于徑山，因鑄鐘令作疏語，師成偈云：通身只是一張口，百煉爐中衮出來；斷送夕陽歸去後，又催明月上樓臺。於是命居侍司。職滿，準別請代職者，師不欲與是人交取，望見準送入門，即伏牕檻作嘔吐聲甚厲，準知其情，故指云：此子無福。職始解，已得嘔血病，大怒之，師絕不為意。暨出世，嗣法薦，雖屢屢拈出，不著於人，有云：破蒲團上，地裂天崩，不從人得云云。復懷香就座，至仰山始為無準焚却，尚有有準的、無準的之語。余謂雪岩年少被邁氣

使，而無準為一代宗師，不能含忍，致父子情乖如此。凡據大方，握麈拂者亦足自鑒。
中峰和尚，杭州人。既投師，祝髮受具，決志參究，不到古人堂奧不已。時高峰和尚負仰山、雪巖左券，居天目師子岩，立死關，誓不接衲。一見師大喜，授以話頭。師勵精咨決，因誦金剛經，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，恍然徹悟。自是惠辯無礙，上至君王宰輔，下至三教俊英，莫不傾誠問道。所著書及語錄若干卷，弟子則天如徧集奏入大藏，追贈普應國師之號。師形模魁碩，稍俯首則氣喘。常平目安坐，凡請求法語，以兩頭陀扛紙信筆書之。
布衲禪師。明州定海人。得旨訣於高峰。嘗賡續永明山居詩。其意趣不相上下。而句法圓熟。間有過之者。臨終書偈坐逝。中天竺桂子堂火。餘設利頗多。
誠止岩，住杭之虎跑。初參布衲，次見天池元翁信公有省，嗣其法。虎跑產業素薄，有僧數十人，師每日托鉢贍之，祁寒溽暑不少懈。年老示疾，坐逝。
珙石屋見及菴於道場，後隱居吳興霞浦山，以清苦自持，不干檀施，苟絕食飲水而已。為人慈詳閔物，作為伽陀，多警發語，真末世善知識也。
無見禪師，仙居葉氏子。世業儒，以俊才掌天寧古田內記。參方山禪師於瑞岩，盡得其要領。翻然拉可藏主者同至華頂，尋宋高菴所居故址，結茅而居。於是道化大行，學者雲集。道俗以為無田不可以蓄眾，往往持田券來施，師皆却之。冬夏一衲，食惟充饑，不分麤細。遷化火浴，忽胸堂中清水逆出如瓶，注得舍利大如菽，光耀人目。至今存山中供奉云。
斷崖義首座參高峰，因語不契，擠之，竟墮懸崖極底。是夕大雪，眾疑其已死。次日雪晴，同參者賫薪火尋至其處，意就焚其屍，而師危坐古樹下盤石上撼之，乃張目四顧，殊不知有擠墮雪寒者。歸復謁峰，峰默異之。自是道譽日振，緇素歸依，凡有所問，惟以杖打之，不露言氣，要其自會。近代宗師多以言說為人，而師獨不然，可尚也已。
徑山本源和尚，諱善達，出仙居紫氏。蚤年與及庵信公行脚，誓不歷職。住西江，見雪巖，隨眾入室。一日，岩見其人物表表，進止有度，欲授以堂司職。師謀於及庵，庵曰：我與公昔有誓，今可違乎？師遂止。後歸仙居，里人請主多福，棄去。游湖南，主福嚴。福嚴，唐時道觀，至思大禪師易為寺，道士多不樂。禪師誓令其黨，後皆為住持。中有一人姓木名達善，今師姓名適相符，惟錯亂耳。人以是知師乃木道士再世也。後還浙西，見徑山雪峰，入室有省。適惠雲虛席，師補之一香，始為雲峰拈出。後住保寧、淨慈、

徑山，皆有成績可紀。師凡住處不設臥榻，夜則秉燭焚香安座，至旦赴眾，率以為常。又體所稟與人異，遇嚴寒則衣絺綌，熱則衣繒絮。以餘貲刱大圓院于徑山東路半山，接待雲侶。忽一日，自知時至，會眾敘平生行脚事畢，須臾而寂。叢林中或以其不歷職而鄙之。當百丈未立名職以前，人惟道是務。至於悟明心地、力荷大法者，如果日麗天、疾雷震地，含識之流無不受其照燭警發。不知當時歷何職而亦可鄙之否乎？

易首座，字無象，宋將家夏氏子。膂力過人，武技最精。曾襲父爵，不樂棄官，隸上虞奉國寺，出家落髮。其師俾誦心經，三日不記一字，因大惡之。俄有僧善妙峰者，過其寺，謂其師曰：此人既不識字，惟好危坐，恐是禪定中來，可以與我否？其師欣然，命與俱首。抵雪竇，求挂塔，孜孜參究，脇不至席。忽一日，定去，屹如枯株。隣單有正首座者，常候伺之。經七日，徐徐出定，似有慶快。清夜，徐步廊廡間，正云：且喜大事了畢。易不答，指所見鐘樓，肆口說偈云云。又以正言，黎明即振錫，兼程疾馳。纔二日，抵華頂，謁溪西和尚。值曛黑，門已閉，遂止宿門外。昧爽門啟，入見溪西，往復勘對，悟旨，踢倒香椅，即行。溪西喚回，不應，竟下山。遂往杭之天目，謁高峰，機語尤契合，俾為首座。至正初，來明之海會，端居一室，棧絕諸緣，影不出戶，道具不離側，人咸敬之。至正甲午正月，忽謂侍僧曰：吾候來月二十四日，暫遊戲江東。至期，沐浴更衣，索行纏繫足，命僧扶至佛前，禮三拜，退趺坐，告眾曰：吾前日豈不向汝道在今日遊戲乎？乃泊然而終，壽九十九。停龕七日，顏貌鮮明，手足柔暖如生。闍維，惟見火光迸散，如眾瓦跳躍，絕無煙靄。既燼，獲設利不計其數。

山菴雜錄卷之上

山菴雜錄卷之下

天台沙門釋　無慍　述

湖州妙覺期堂僧淨，吳江田家子。幼失學，既得度，謁妙峰玄。玄，中峰之子也。令其參父母未生已前，那个是我本來面目。淨如是參之三十年，無所入。後明州華嚴寺僧照公至湖，與同處，勉其誦楞嚴經中觀音圓通一品。忽一日，誦至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處，豁然有省，通身歡喜，口不能言，惟手足舞蹈而已。或問云：汝風顛耶？答曰：寂滅現前。洪武初十月二十五日，謂照公曰：十一月旦是我生日，於此日死去也。至期，沐浴更衣，祝香三片：一奉釋迦文佛、一奉無量壽佛、一奉山主了公。公蓋其得度師也。且囑左右云：我死後，三日荼毗，七日鍛骨，但恐不受鍛耳。人皆疑其言。及以骨入鍛，骨鎔溢作汁，火冷，結作靈芝一枝，光彩燁燁，五色相間，扣之作聲，雖雕鏤繪畫，有所不如。至今靈芝在妙覺期堂焉。

燕城慶壽寺海雲大士，諱印簡，山西人，姓宋。七齡，父授以孝經、開宗明義章，師問云：開者何宗？明者何義？父異之，携見傳戒顏公。公欲觀其根器，以石頭和尚草菴詞命讀之，至壞與不壞，主元在處，乃問云：主在什麼處？顏云：什麼主也？師云：離壞不壞者。顏云：此正是客也。師云：主氅？顏冷笑而已。即往禮中觀沼公為師，薙落受具。偶一夕，聞空中有聲，召師名曰：印簡，大事將成，行矣，毋滯於此。遂挾策之燕，過松鋪，值雨，宿於岩下。因同行者擊火，師見火星迸散，遂大悟，以手捫面曰：今日始知眉橫鼻直。遂謁慶壽中和璋公。先一夕，公夢一異僧，策杖徑趨方丈，踞獅子座。明日，公以所夢語左右，且曰：今日有暫到，至即引見我。迨日晡，師至，公笑曰：此衲子即夜來所夢者。往復徵詰，師機語楗出，透脫無滯。公喜，命典記室，智證益深。乃以衣頌授師，頌曰：天地同根無異殊，家山何處不逢渠？吾今付與空王印，萬法光輝摠一如。出世為璋公嗣，歷諸名剎，凡兩主慶壽。自太祖至世祖，屢朝師奉之，位至僧統，顧遇優渥。年五十六，忽患風痺。一日，說偈辭眾畢，顧侍僧云：汝等毋諠，吾欲偃息。侍僧急乎？主事人至，師已吉祥臥逝。闍維，獲設利無筭。奉勅塋於慶壽寺側，建石塔其上，謚佛日圓明大師云。

至元二十五年春，僧統楊輦真迦奉旨引江南教禪諸德詣闕論道。上問：禪以何為宗？於是徑山住持妙高進前答云：禪也者，淨智妙圓，體本空寂，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上又云：禪之宗裔，可歷說一遍。高云：禪之宗裔，始於釋迦世尊在靈

山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華普示大眾，惟迦葉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分付迦葉。由此代相授受而至菩提達磨。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是為禪宗也。上嘉之。高因從容進云：夫禪與教本一體也，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而無異味。又如陛下坐鎮山河，天下一統，四夷百蠻隨方而至，必從順成門外而入，到得黃金殿上，親覩金面皮，方可謂之到家。若是教家，只依著文字語言，不達玄旨，猶是順成門外人。若是禪家，雖坐破六七个蒲團，未得證悟，亦是順成門外人。謂之到家，俱未也。是則習教者必須達玄旨，習禪者必須悟自心。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，面覩金面皮一番，方可稱到家人也。上喜，賜食而退。

夢堂和尚重修晉、唐、宋三代高僧傳，易十科為六學。禪學中二祖可大師斷臂求法事，禪書載之者不一。獨宣律師謂師遭賊斷臂，同居琳法師尚不使知之。及琳法師亦遭斷臂害，可大師為之包治，運用不便，琳恠之。大師因曰：爾豈知我亦無臂耶？夢堂欲遵之入傳。余當時告之曰：大師為大法未明，僵立深雪中，命亦不惜，況一臂乎？苟謂斷臂人之所難，今世之小丈夫操心根暴者，往往為之。曾謂大師為法忘軀，秉志勤慤，顧不能邪？假令盡如律師所傳，豈有賊來傷人，專斷其臂而已？然臂既斷，焉有與之同居者而不知歟？又焉能為人包治其臂歟？此決不可信也。夢堂曰：律師乃肉身菩薩，其言豈誑？余曰：律師所傳之人，非一一親覩其行業，必藉他人采集事跡。以此推之，蓋采集者有訛謬在，律師必不以禪律異宗而誣為此說斷斷矣。蓋亦信以傳信，疑以傳疑之意也。不然，則後之肝膽吳越者，妄加更易，而假律師以取信於世焉耳。於是夢堂肯首，遂依傳燈入傳。

佛光道悟禪師，陜右蘭州人，姓冠氏。生而有齒，年十六祝髮。後二年游方，自臨洮歸，夜宿彎子店。夢梵僧喚覺，適聞馬嘶，豁然開悟。自吟唱云：好也羅，好也羅，遍虛空，只一个。告其母曰：我夜來拾得一物。母問云：儞拾得何物？答曰：自無始以來打失底物。一日欲參訪知識，里人覓偈於師。師偈有水流須到海，鶴出白雲頭之句。及至熊耳，謁白雲海公契合。先是有問公：何不擇法嗣者？海不答，徐云：芝蘭秀發，獨出西秦。比師至，公聞空中人語曰：來日攝郭相公。蓋海所住寺乃郭子儀建，而師其後身也。海公沒，師出世，住鄭州普照寺，嗣其法。既而退居竹閣菴，浮沈洛川，人莫之測。嘗謂人曰：道我是凡，我向聖位裏去。道我是聖，我向凡位裏去。道我不是聖不是凡，我向儞眼睛鼻孔裏七顛八倒去。泰和五年五月十三日，無疾而逝。適所居屋上有五色雲如蓋，中有紅光圓如日者三。壽五十五。

吳興何山耆舊僧某，擅權侮眾，素行不軏，尤嗜殺生。一日，宰猪饌客，先以首入鍋煮之，自去候其生熟。忽見一人首，張目咬齒，頭髮蓬亂，於沸湯中翻覆可畏。僧見之，怖懼戰慄，若無所容。及遣他人覘之，猶豬頭也。其僧因此改行從善。

趙文敏公訪寂照先師于杭州廨宇，茶罷，公舉近詩有了此清淨障句，先師云：清淨焉得有障？公曰：猒垢污，愛清淨，得非障乎？先師云：將謂是个翰林官人，元來是个冠巾和尚。公因云：老母誕某之日，夢一異僧入室，平生於禪宗向上提持，雖未能盡解，然若經教所載，讀之即通大意。

輝東溟，黃岩人，義方右丞妻為母。倚勢恃強，蔑裂先輩。靈石蓮一舟者，得法於龍翔笑隱，受宣政院檄，住持本寺，東溟攘居之。又估鴻福、安國而剎，一已任三處住持事，恣意為非。一夕，醉酒睡起，眼見靈石伽藍，神令鬼卒扼其頸，以膝築腰，使其跪而亂杖捶之，且呼自名云：宗輝此回，不敢盜常住物也。神幸宥我，神幸宥我。如是三年始卒。

鄞縣寶幢市周婆，生修淨土。每遇歲首，持不語，晝夜長坐，盡正月。遇盛暑，就據會亭施茶湯，盡一夏。年七十餘，一夕，夢見大荷葉徧覆寶市一境，手持念珠，行道荷葉上。既而得微疾，隣人夜見幢旛寶蓋入其家，黎明，婆已合掌念佛而逝。嘗聞佛謂末法中，南閻浮提女人獲生淨土者，多如雨點。今以周婆觀之，良信。洪武庚戌冬，奉化田子中訪余太白，同居者久。余偶言金剛般若經，閻羅王界稱為功德經，故世人薦亡者多讀之，子中誓終身受持。一日，值其母諱日，發心誦此經百過以薦。晨起，坐松榻上，方誦至九遍，見鬼卒枷杻，一老媼跪榻前，髮離披覆面，熟視之，乃亡母也。子中倉卒不知所為，須臾引去，若將脫枷者。於是子中大泣，恨不即時輟經，與母相勞問。余謂此經功德之大，不可云喻，若子中發心持誦，即冥感陰界，俾母子兩得相見，以釋其苦。嗚呼偉哉！

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云：黃金園裏馬交馳，徑寸多成按劒疑。月晒梅花千樹雪，臥雲一枕夢回時。天童幻菴住首座拜應菴塔偈云：耽耽睡虎管窺班，便把中峰作靠山。不得破沙盆一个，子孫乞活也應難。默中唯西堂詠蚕偈云：桑空柘盡始心休，綿密工夫一繭収。爐炭鑊湯[拚-厶+𠂇]得入，為人只在一絲頭。佛隴宜行可聽雨偈云：檐前滴滴甚分明，迷已眾生喚作聲。我亦年來多逐物，春宵一枕夢難成。噫！四人學者，偈語雖工，在當時已泯泯無聞。余故錄之，以示後學焉。

竺元先師老年閑居天台紫籜山，而策發來學不倦。嘗謂做頌須事理俱到，譬如打索兩股，緊緩不同則不堪矣。大川和尚作蜘蛛頌固

好，但其中三字於理固無害，於事則不然。其頌云：一絲挂得虛空住，百億絲頭殺氣生。上下四圍羅織了，待無漏網話方行。末後三字於蜘蛛却無交涉。又題出山相云：龍姿鳳質出王宮，垢面灰頭下雪峰。誓願欲窮諸有海，不知諸有幾時窮。以雪峰易雪山，拘韻耳。而此地有雪峰，其名既顯，似覺有妨，所以不純也。又云：虛舟住金山，因雪上堂云：一夜江風攪玉塵，孤峰不白轉精神。從空放下從空看，徹骨寒來有幾人。學者爭誦之。虛舟既不識古人舌頭落處，而學者又隨例顛倒，因叩其所以。師乃云：古人謂雪覆千山，因甚孤峰不白？此是一轉語，而虛舟以為孤峰實不白，誤矣。又云：大凡入院佛事難得精妙者，蓋作者多故也。東嶼住淨慈山門，佛事云：清淨慈門，一湖秋水，入得入不得？虎咬大虫，蚍吞鰲鼻，且移他處用不得。竹泉住中竺佛殿，佛事云：撥塵見佛誰，知佛亦是塵。罕逢穿耳客，多遇刻舟人。甚有體裁，學者可為法
元菴會藏主，臨安人。久居淨慈蒙堂，雅善趙文敏公。公嘗與寫其所作詩，成巨軸，復題其後。人皆以為夸，而元菴漠如也。寺僧澤藏山者，出資繕修涅槃堂、把針板、礎所、溺坑。禪流謝以偈卷，元菴見之不懌。眾請其作，遂成偈云：涅槃一路盡掀翻，觸處工夫見不難。洗面驀然摸著鼻，繡針眼裏好藏山。時晦機和尚為住持，特上堂稱美之。以此偈推之，則其詩之精絕也可知矣。
中天竺一溪和尚，諱自如，福建人。元兵下江南，師年少，被游兵虜至臨安，遺之而去。臨安富民胡氏収養之，令伴其子弟讀書鄉塾。師隅立凝神，靜聽默識，無所失。胡氏喜，因子之。既長，命隸里中無相寺為僧。參雲峰於徑山，得旨戒撿精嚴，法服應器不離體。又能誦稜嚴、法華、維摩、圓覺等經。初住澍江萬壽寺，寺後有富民黃氏，重師戒行，常供以伊蒲塞饌。一日請歸其家，進供愈勤。乃開私帑，示師所藏金玉異寶，欲動其心。師歸謂左右曰：彼黃子氏者，以帑中寶示我，欲眩我死去為其子耳。殊不知我視金玉如瓦礫，古人墮此轍者頗眾，非獨為其子，為其牛馬者有之。我自此其踈黃氏矣。天曆初，中天竺住持笑隱訢公，奉詔興建大龍翔寺，因舉代住中竺者三人。上以御筆點師名，宣政院具疏禮請。未幾化去，多靈異云。
錢塘廣化寺住持覺宗聖，徑山本源所度弟子也。群弟子中，唯師最少，常受其慢侮。由是勵志，孜孜講學，遂從夢堂于四明。時惟石住大慈，固招其居侍司。未幾，又從石室學詩。詩日臻其奧，若趙公子昂、虞公伯生、張公仲舉，皆稱賞之。尤篤於廉信，不苟一食於人。與人期，雖風雨弗爽。中歲，究絕學之旨。初參仲謀和尚，無所入，遂叩南堂于本覺。南堂曰：汝自是了事人，但聞見太多，隘塞胸次，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。於是隨問曰：如何是佛？南堂

曰：晨朝有粥，齋時有飯。擬再進語，南堂以手揶揄曰：不是，不是。宗聖恨其不為明白說破。次日，謁云：和尚開大爐鞴，鎔鍛聖凡。我正如一塊頑銅鈍鐵，投入其中，以求鍛煉，成就美器。若不能者，是和尚之爐鞴欠熱耳。南堂念其虔懇，曲誘之曰：我此法門，只貴直截承當，不在世智辨聰也。若能發決烈志，一刀兩段，有什麼頑銅可鍛？有什麼美器可成？去此二途，向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看。宗聖無語。後效古人頂彌勒佛像，旦暮行道，稱念尊號，祈生兜率內院，仍賦詩以自見。年六十二，得疾，命左右取平日詩文藁，悉火之，乃逝。而黃岩人族蔡氏，嗣怪石云。

無言和尚居江心東堂寮，揭榜於門云：齋前看經坐禪，齋後接容作務。而於常住庶事未嘗言及，或有對師讚毀當代住持，惟含笑而已。至論叢林典故、宗門綱要，則亹亹笑譚，終日忘倦，蓋得為近代東堂之體也。一日澡洗畢，偃臥於竹牀上，乃自笑云：老不好。撼之已化。時無際和尚亦為東堂石室岩公領住事，學問膚淺，真率有餘。寺耆舊皆師徒弟，師慮其慢住持，凡旦望聽說法罷，俱詣師處作禮，師必令其舉上堂語，乃唧唧云：今日長老好上堂。其作成住持有方，馭徒弟得法。有岐上座者，乃明巖熙公所度之子，一日持郁山主跨驢圖請無際題，師援筆成偈曰：策蹇溪橋蹉脚時，悞將豌豆作真珠。兒曹不解藏家醜，笑倒楊岐老古錐。乃問云：儞且道楊岐者一笑落在什麼處？岐云：無風荷葉動，必定有魚行。師掌云：歸去。師前分明舉似，其方便為人又如此。岐上座即大梅仲邕也。

虛谷和尚，婺州人，淨慈石林和尚會中掌內記昇記室。貧而苦學，寒暑如一。嘗度夏太白，竊東淨手巾為褻衣。後出世，領仰山三十年，徑山六年。囑東淨手巾不許題字，意在贍貧也。早年夢入淨慈羅漢堂，至東南隅，忽一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云：一室寥寥絕頂開，數峰如盡碧於苔。等閑翻罷貝多葉，百衲袈裟自剪裁。初不諭其意，迨主二剎良驗。蓋仰山有貝多葉經，而徑山有楊岐衣也。吁，師之出處，彼應真者為之前定，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。

溫州壽昌絕照輝公，坐夏淨慈東淨寮，屋壁中有水墨觀音像，師每夜禮之，祈懇至切。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，通身歡悅，從此造詣益深，智鑒益明。嘗有偈云：工夫未到方圓地，幾度憑闌獨自愁。今日是三明日四，雪霜容易上人頭。有志者聞其偈，無不興起，蓋其致誠感人如此。譬如砒霜，全體是毒，苟食之，豈有不死者哉？

宋度宗為北兵攻急，命道士設大醮，奏章天庭，問國家重事。是時高公伏章，久不得報。既[立*易]事問故，高公云：為天門不開，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，故得報遲也。虎岩住徑山，寂照先師為第一座。每聞虎岩法座上舉此事以夸眾，謂住持豈苟然，至於四十八代

尚預定之。天庭、寂照頗心非之。及寂照住徑山，適當其代。昔雲居即菴和尚土地神現夢，謂只有一粥之緣，已而果然。凡為諸方住持，皆報緣，絲髮無差。然妄為攘奪，失身囹圄者，往往有之。聞天庭定名、土地神現夢二事，亦當少戢鋩銳。

天目居山有魁一山者，蘇州人，博學多才，與天童、平石翁交甚密。當叢林全盛時，人皆翕翕求進，魁獨棲遲於巖谷，不與世接，有古大梅、懶瓚之風，獨許山下檀越洪家府諸子弟往來。既終，洪氏夢魁乘一山轎至其家，次日產一子，名應魁，字士元。自幼入學，至娶妻育子，絕無前生趣味。年三十，忽自猛省，盡變平日所為，與一僧明維那者結屋東天目絕頂，習禪定，至若燒畬、乞食，皆躬為之，雖老於頭陀者有所不如。至正丁酉，猫獠燒劫徑山，余奔抵其所，士元肅容，禮度和雅，答對從容，徐問其故，乃知魁後身也。因謂之曰：公前身與天童、平石翁為莫逆交，今翁年垂九十，耳目聰明，公蓋作偈寄之，庶見一夢兩覺，而夢覺一如乎。士元乃作偈曰：寄語天童老平石，一念非今亦非昔。欲聽楓橋半夜鐘，吳江依舊連天碧。偈未及到，翁已示寂。

徑山惠洲，提點虎岩徒弟，頗聰明，有幹蠱才。掌常住眾務三十除年，一切金穀恣其糜費。或以果報諭之，乃答云：滿載戴角來，洲只戴得一雙。至正初，高納麟領行宣政院事，其屬淨珂具狀訴之，結罪杖斷歸俗。既而潛於化城院得風痺疾，攣拳如蝟，兩手握拳承其兩頰，兩脚反承其尻，看病人欲伸之，痛不可忍，日夜但聞霍霍之聲，如是者三年，始氣絕。洲平昔以麁心任事，輕視因果，乃言：滿載戴角來，只戴得一雙。余謂：三途報中，歲月長久，一雙去，一雙來，至無量劫，戴此角何止一歲而已。凡司常住金穀人，宜以洲自鑒。洪武八年秋，余訪同門友報復元于象山智門寺。寺有提點彝正堂者，四十餘年管領常住，出納廉能，謀斷有方，撫眾和易，歷六代住持，終始如一。是年七月二十四夜，夢兩童子並立榻前，問之：何幹抵此？答曰：請提點考箄單帳。答云：我無單帳可箄。覺而再睡，得夢如前。次日到方丈，說其夢，稟云：夜得此夢，恐今歲庫司知事人懶慢，常住日黃簿未成，和尚宜促之。觀其言貌，絕無愧赧態。少選，報彝歸房，跌仆地上如熟醉，至夜半始甦，急處分後事，然後瞑目。彝於智門可謂有功矣，臨終尚爾。諸方執事者遇常住物，如鷹拏燕趠，不以罪福為事，聞此自須改行。

徑山耆舊，諱清泚，號一溪。壯年不守戒律，飲啖無所擇。至中年，自念人生於世，壽命能幾何，一旦無常殺鬼到，將何排遣。遂盡斂所積衣資，就普慶寺東，建觀音堂一所，修白淨業，祈生淨土。越數載，手書金剛般若經，至三千大千世界處，握筆正身，安

坐而化。至正丁酉，猫獠燒劫普慶及居民房室，獨觀音堂巋然獨存。佛說善惡報應如影響，渠不信夫。

處州麗水縣白雲山白雲度公，久參華頂無見和尚。平生打硬做工夫，一切時、一切處，卓卓地不喜從事語言。苟有學者求法語，但徑以己躬大事示之，餘無他說。近代居山為化主者，多是採摭古人遺言，以為己出，狐媚後學。遇明眼人，就其語詰之，恰如為盜者盜主家物，復求售主家，贓證明白，更無他詞，惟面頸發赤，恨藏身無地。諦觀度公機用，天地縣殊。聞入其室者頗多，不知有能領其旨者否？

海會翁，臨海人。年三十，捨家入道，投徑山虎岩披剃。初至栴檀林，歸堂。巡按有見其舉止山野，竊譏誚之。師發憤，翌日即往天目，求中峰誨示。於是忘餐廢寢，殫力參究。夜深睡重難遣，摘數珠撒暗地，摸足數乃已。久之，無所入。時東州住虎丘，古林住開先，東嶼住楓橋。師如蘇州，出入三老之門，漸臻智證。出世龍華，法嗣古林。年九十三，抵育王，守橫川祖塔。俄平地跌損，左足不能動履。每牀坐，當清夜朗吟古人偈語。其徒文渙問曰：一生參禪，到此不能受用，却託吟咏自遣。師曰：不見大惠和尚因疾呻吟？左右云：平生呵佛罵祖，今乃爾。大惠云：癡子！呻吟便不是耶？渙禮拜。既寂，火化，異香襲人。

東魯山，四明人，為人剛介不貪，人敬異之。出世住東山，凡受業房中己資，悉携至東山，以助土木之需。無何，一新眾宇，忽疽發背，左右欲請善醫者治之，不從，但安坐處分常住庶事，且言：我死，衣物除送終外，悉歸公帑。寺僧謂師新度弟子十餘人，萬一不諱，孝服無所出。師不應，再請，乃命各與穀一石。及終，寺眾嗟悼不已。竊觀近代據師席者，大率初領事即關集眾佃，倒換契帖，得錢應支常住，剋時日取贏羨。迨臨死，衣物盡分與私徒，而送終則靠損常住。吁！其視魯山有間矣。

如一庵者，永嘉人，姓袁氏。先誕五日，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，問：何來？曰：五雲山。問姓，曰：姓殷。問名，亦曰：姓殷。且謂後五日當再來，留經表信，至期果誕。師頭骨嶄聳，目光射人。年十五，師事方山和尚，得其要領。住保福，退居西磵菴十年，道望益隆。師早年發志，暗誦首楞嚴經，至第五卷，得嘔血疾，乃輟。疾瘳，一夕夢見所未誦經，皆金書布空中，厲聲讀之，既覺猶存，移時始隱。故師再誦，足此一經，每日誦一過，至終弗替。

斷江禪師，諱覺恩，族慈溪顧氏。師形模脩瘠，操履清峻。幼依雲門廣孝寺落髮，後從明之延慶聞法師受四教儀，七日通之，莫不驚訝。時橫川和尚住育王，中興禪宗，學者輻湊。師往，炷香入室，機語相投，命典內記。由是得業日彰，遐邇知名。師所製詩頌，典

雅蒼古。宋提刑牟公獻之首為之序。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、鄧康莊公、袁文清公皆相友善。出世蘇之天平，嗣橫川和尚。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，而終于越之天衣。一日坐丈室次，扶杖而言曰：老僧嶔空倚杖黎，分明畫出須菩提。顧侍者曰：會麼？曰：不會。即擲杖倚蒲團而逝。

至正庚子，定海白沙夏太三以運粮如燕，溺海死。後十六年，當洪武乙卯，其妻陳氏與子善，追念太三性稟酷暴，馭下少恩，死於非命，孤魂沈滯，曷由昇濟。遂斂貲來鄞之十字港菴，嚴設道場，種種殊勝。延淨行僧十人，請叶萬宗主之，修禮梁皇懺法。陳氏虔慤懇至，初入道場，眾聽敷陳，無不感泣。是日禮二卷，至中夜，少就寢，有僧宜便，忽驚呻寐語，撼之不寤，惟見其苦辛憂怖狀。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，悉起持呪，良久疾呼之，乃甦。問故，惟泣而已。再問，乃言曰：有神人若韋天者，冠帶甚偉，傘蓋劒戟之衛甚嚴，逼令我同取夏太三來此受薦度。道經蠏浦，神威凜凜，行者遠避，備歷諸險。臨大海，見鬼物戢戢，充滿大海，可怖神人，命我入海提挈太三。太三首戴元帽，浮沈波浪間，既難著手，又有神勒要我錢，乃放。適有錢在我手中，遂與之。又盡力扶太三，將登岸，被汝等喚省。言訖又泣，蓋苦於涉歷也。吁，滅罪薦亡，無出此懺之功，余故紀之，以為世勸。

黃巖陳君璋，為人端重寡言，慎交以善，信服一鄉。年幾四十，與室葉氏，暇則披誦法華惟謹。鄉無梁皇懺本，君璋手書之。既畢，門首有山茶，秋吐花，而君璋漠如也。洪武庚戌，君璋年六十，疾篤。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，性孝，躬調藥食，夜不解衣，晝不離病所。王氏又刲股肉為粥以進。是歲十二月十一日，夕陽啣山，君璋命扶之坐，謂景星曰：吾歸去。曰：歸何處去？曰：日沒處去。又曰：我死，宜依桑門法闍維。遂命家人同稱念阿彌陀佛，須臾氣絕。君璋有二子，長即景星，次從余出家居頂是也。

恭行己，上虞人。平生苦學，內外典靡不研究，尤工於詩。母老無託，乞食以養。嘗舁母渡錢塘，有詩云：母在籃輿子在途，子行不止母先呼。斷橋流水斜陽外，羞見寒林返哺烏。觀此可知其為人矣。

光菩薩者，鄞縣張氏子也。某先世習彫塑，至光藝益精。甫壯年，忽猒家累，將從海會壽梅峰剃落。其妻携子訴于官，壽因却之。光與萬尸完者都厚善，勸其遁去。遂潛自引刀斷髮，服僧伽梨，絕浙河，逾貝區，登匡阜，徧參有道尊宿。踰十寒暑，還謁壽，已遷化。聞華頂無見和尚道行清峻，挾胸中所疑投之。無見令究狗子無佛性話，獲證入，遂禮無見為得度師。光一生彫飾兩浙諸山佛菩薩像甚多，事畢，掌包即去，未嘗受其毫髮之報。暮年歸隱華頂，遂

於石橋菴塑五百應真像，窮極巧玅。始事之晨，雲霧間鼓鐘與梵音洋洋間作。贍工闕園蔬，光欲遣人化之。忽寧海多寶寺圓講主者送菜至，光喜問故，曰：向真菩薩以尊命到寺化菜，故送至。時菴中有名真者，臥病久不出，由是知神人應化也。光亦不經意。年七十有三，無疾坐蛻于華頂。火後，塔塋山中。

思省菴者，台之寧海人也，不知其氏。兄弟四人，思最長，一時同發心出家，將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，惟留所居一區。族人互爭不已，思與諸弟各執炬燎之而去。思後參訪，具向上知見。出世，領溫之靈雲，遷靈岩而退，止靈雲寺前草舍中。至正甲申，余偕達此原、明性元等往謁，時思年踰九十，庞眉皓髮，頎然清聳，拽履而出，且行且問曰：何處來？余曰：江心。曰：深幾百丈？曰：謾老和尚不得。思揖云：坐喫茶。思性方介，作詩頗類寒山子，題罵僧詩於壁云：五蘊不打頭自髡，黃布圍身便是僧，佛法世法都不會，噇豬噇狗十分能。案上有語錄一冊，予信手揭觀。結夏，上堂有云：以大圓覺、牛角、馬角，為我伽藍、瓜籃、菜籃。又上堂，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，頌云：狗子佛性無，狗子佛性有，猴愁摟搜頭，狗走抖擻口。余與此原等請別，不敢再犯其鋒。是夕，宿靈雲，聞老宿舉思言行數端，皆可傳

福建有官家子專為盜，父痛責不改，徐詰之，乃云：盜豈欲為，但每夜有一男子來相拉。不得已從之。父曰：今夜若來，汝當告我。遂備弩矢待之。夜分，男子果來門外，兒指告父，父果見其人，決弩射之，却中其兒胸，立死。

至順庚午，浙西連歲饑饉，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，有司令坊正倩人舁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。有一婆子，兼旬不腐爛，每日居眾屍之上。人怪之，搜其身，懷中有小囊，貯念彌陀佛圖三幅。事聞，有司為買棺斂焚之，煙焰中現佛菩薩像，光明燁燁，因此發心念佛者極眾。

建寧府有僧名末山，後撿一行著定平生詩，有一木移來嶺上安之句，造物預定其名也。好作善緣，平路疊橋，不知其數。既死，現夢於城中鄒氏託生，其友亦有夢之者。既長，雖自知前身是僧，不喜與僧交，癡癡呆呆，若木石然。杭州天目山義斷崖見高峰，得旨歸向者甚眾。既死，現夢託生於吳興細民家，後為僧，名瑞應，字寶曇。自幼至壯，受人禮拜供養無虛日。余寓居天界時，寶曇亦在焉。隣居頗久，察其所為，碌碌與常人無以異。間有以己躬事叩之者，但懨懨而已。二人前身皆非常人，胡乃頓忘前世所習如是？古人謂聲聞尚昧於出胎，菩薩猶迷於隔陰，然則修行人可不慎歟？

江西絕學誠公，山居不出世。座下有七人結盟習禪，一人年最少，超然有得。誠公驗以三關語，其答如鼓應桴。不幸早世，生山下民

家，父母俱有夢。甫五歲，命讀書吾伊上，口不煩師訓，又能拆其義。一日，其父携入山見誠公，公問：汝前生答我三轉語，記得否？進云：試舉看。既舉，乃點首云：是我語。誠公囑其父善保養之。他寺僧因厚賄其家，求為弟子，使習魚山梵唄。自此赴檀家請，多得賜施，嬌奢心動，世俗不法事無不為之。誠公因立三種大願勵學者：大凡參禪人，於靜定中得个歡喜處，乃塵勞乍息，惠光少現，然未可以為究竟也。何則？蓋八識田中，無明根本尚在，喻如石壓草，去石再青無疑矣。後人其預戒之。

前朝天曆初，召天下善書僧儒會杭州淨慈寺泥金書大藏尊經，王文獻公亦在所召，而公必與眾僧同食。若別為治具，則不樂，甚至掣肘詬罵，不食而去。尚記公為僧題懸崖畫蘭云：嫋嫋春風一樣吹，託身高處擬何為。從渠自作顛倒想，要見懸崖撒手時。題東坡像云：五祖禪師世外人，娑婆久矣斷生因。誰將描貌虛空手，去覓他年身外身。題山谷像云：笑殺當年老晦堂，相逢剛道桂華香。披圖面目渾依舊，鼻孔何曾有短長。蓋公為一代儒宗，而造詣淵邃，形諸翰墨，雖不經意，而與古德提脗唱相合，可尚也矣。

古鼎和尚住杭之中竺，歐陽圭齋以福建廉使任滿，赴召京師，過杭抵古鼎，欵洽道話旬浹。臨別，古鼎送至西湖之上，圭齋云：此別未卜 會期。古鼎云：大圓鏡中未嘗與公相別也。圭齋喜。無何，古鼎遷徑山，圭齋寄以偈云：上人力舉龍文鼎，坐斷凌霄第一關。湖上別來圓鏡語，想應照我鬓毛班。

靈隱竹泉和尚，為人少緣飾，契證穩當，語言精密。元霄上堂云：今朝上元節，雪霽見晴春，梵剎燈千點，長空月一輪。鼓鐘喧靜夜，誥管鬧比隣，摠是圓通境，何須別問津？為亡僧森監寺下火云：森羅萬象，一法所印，即今與汝拈却金剛圈、栗棘蓬了也，喚什麼作一法？二由一有，一亦莫守，火裏烏龜作師子吼。其語錄逸此二段，故記之。

泰定初，宣政院起嘉興本覺靈石芝禪師主淨慈，師已年八十有四，四海尊仰如古佛。余自徑山來送入院，遂獲隨例挂搭，其時眾幾滿五百。台溫鄉長忠景初者，本山首座，年德並高，後生多歸之。余方居學地，偶於廊下見鬻文藉人，就購莊子一集，持歸藏主寮圍爐內閱之，恐失業也。適忠自外至，意甚不樂，正坐立余於其前，而數之曰：汝初入眾，不去衣單下做工夫，而反從事襍學耶？且公界圍爐，乃延客論道之所，而撿閱外書可乎？後二十餘年，再到淨慈，凡寮舍圍爐，但見少年名勝叢雜，或撫琴，或圍碁，或吮墨圖山水，如是而已。肯撿閱外書者，亦無其人，矧衣單下做工夫者乎？嘻！三思忠之言，與妙喜洋嶼眾寮所揭之牓何以異？忠後出世婺之華藏云。

羅湖野錄載烏巨雪堂與淨公書曰：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，於中有問趙州：如何是佛殿裏底？拈曰：須知一个髑髏裏，而有撐天柱地人。愚竊疑傳錄之誤。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个鑒覺，若認鑒覺，陰界尚出不得，何有宗門奇特事耶？因此亦嘗頌之，謾以況聞。頌曰：不立孤危機未峻，趙州老子玉無瑕。當頭指出殿裏底，剗盡茫茫眼裏花。余謂羅湖肯烏巨撿點，淨公認个鑒覺，善矣。至於許烏巨此頌，於宗門有補，恐未盡善。且如趙州老子玉無瑕，又云剗盡茫茫眼裏花，非鑒覺而何？余忍俊不禁，就其頌易四字而頌之，亦要後人撿點：不立孤危機始峻，趙州老子玉生瑕。當頭指出殿裏底，添得茫茫眼裏花。

瑞少曇者，閩人也。剛介自持，粃糠聲利。常住事悉付執事人，一室肅然，禪誦自怡。登其門者，無非老練衲子。至順間，毅然棄去。游金陵，訪龍翔訢公，於是延居第一座。適移忠虗席，公力薦之。師辭曰：公誠未之思，乃宋奸臣秦檜香火所寄。檜嘗挾私倚勢，編管大惠于梅衡。吾雖不肖，忝承其裔，今何忍而嗣其香火？公誠未之思耳。當時洪儒宿德聞其事者，無不劇口稱譽。後改住歸宗而終。

亨景南者，南昌萬氏子。幼依來福山端公得度，參如菴愚公于百丈、笑隱訢公于龍翔，獲薦名宣政院。奉檄開法香城，久廢之餘，一新其寺。後遷上藍，道風益播，壽七十八。一日，忽命左右具湯沐浴，衣常服，安坐書偈，靠拄杖而化。闍維，堅固子磊磊獲之者甚眾。其法孫濟盛者，收杖及堅固作塔，藏之來福山中。像季以來，行脚僧凡到一處求挂搭，必云：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聞之似覺懇切。既得藉名，略不以前言自勉，惟務奔逐而已，往往皆然。今觀景南臨終如此，其平日踐履可知。

寂照先師蚤年偕虗谷參蘇州承天覺菴真公，別後得其啟發，遂賦思洞庭一詩寓意，其實敷揚向上一著，特措辭異耳。詩曰：煙蒼蒼，濤茫茫，洞庭遙遙天一方。上有七十二朵之青芙蓉，下有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漿，中有人兮體服金鴛鴦。遊龍車，明月璫，直與造化參翱翔。憶昔天風吹我登其堂，飲我以金莖八月之沆瀣，食我以崐丘五色之琳琅。換尒精髓，滌尒肝腸，灑然心地常清凉。非獨可以眇四極，輕八荒，抑且可以老萬古，凋三光。久不見兮空慨慷，久不見兮空慨慷。又嘗為儒生題古昔十賢詠梅詩圖云：詩之召南，書之說命，孔子昔所刪定也，皆言其實而不及其花。由梁何遜至唐宋十君子者，讀召南，誦說命，習孔子之業者也，形諸詠歌，述諸章句，皆言其花而不及其實。噫，世道不古，人心益薄且偽，其不敦本也，例皆如是。余觀是圖，竊有感焉。趙松雪、虞邵菴諸公見之，歎曰：元叟識見地位高，命筆吐辭自然超拔今古，我輩盡力道

也，出他彀中不得。寂照乃傳持臨濟正宗人也，游戲翰墨，藻繡宗猷，特餘事耳，然而縉紳推重之如此。無文粲公謂：今時叢林中眼不識丁者，窮則不失真禪和子，達則為真善知識。斯言可謂痛切矣。

天台明巖熙太古，久依東嶼於淨慈，稟承其法。至正丙戌正月十三日，余自紫籜偕明性元、瑞瑩中，訪香竺曇于寒岩。明日，將謁太古，二子以倦遊不果。會太古抵竺曇，余三人即客位，插香展禮竟，太古忽問云：藏主久參竺源和尚，世尊初生下時，做出許多神頭鬼面，還知落處麼？余對云：美食不中飽人喫。太古忽離位，分手指上下，乃至步武四顧，勵聲云：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嗟乎！方今號稱尊宿者，而於接引後昆之際，往往匿其所易見，示其所難知，以籠罩之。如太古直截舉話，何異索千金之珠於丐者之席裘中也？

元至正十五冬，張嗣誠侵湖州，江淛丞相委令徑山屬院化城僧惠恭團結鄉民守禦界嶺。一日，賊兵犯境，恭率鄉民與之格戰，賊敗走，獲四十餘人，送至官，夜宿西湖鳥窠寺。黎明，適前住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間，囚者見師神觀閑雅，持誦不輟，乃齊聲告曰：長老救我。師曰：我救儞不得，儞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，却救得儞。中間有三人信受其言，高聲稱念不輟口。既而官司取發眾囚，俱易枷鎖，偶至此三人，缺刑具，但繫以繩耳。既到，審囚官獨鞫勘此三人，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，二人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傭作被虜，三人遂獲縱免，乃別鳥窠拜謝大猷而去。竊念我佛阿彌陀誓願深廣，稱其名者非獨臨終獲驗，而現世遭大辟刑者亦可賴免，人而不信，吾未如之何也已。

西天竺國大沙門板的達確修禪定，兼善毗尼，三衣一鉢，隨身得施利，隨與貧乏，行世泊如也。洪武七年，將抵南京，上勅有司同天界蔣山住持率京城諸寺僧祗迎郊外，以幡幢香花導引入國。及見，上大悅，寵渥殷厚，館之蔣山寺，勞問相仍。是年冬，　上親製誥命，鑄銘印，賜以善世禪師之號。時余寓止天界，一日，有金壇刀鑷蔣生者，為師剃髮，受之以盤。初剃一刀，有聲琅然，侍僧輒取之。次剃一刀，蔣生自取，獲設利一顆，大如菽，甚圓淨。餘髮悉為見者爭取去，或有或無，凡三顆，惟蔣生得者出以相示，余歎訝不已。其侍僧乃謂余曰：此吾師常事也，患為世夸，故罕剃其髮。

九年秋，奉詔來浙左，禮求育王舍利塔洎寶陀觀世音示現二處，所感祥光瑞相異常，師皆有伽陀贊詠，作梵字書之云。

元福建都運司某誕辰，胥吏周清甫設賀筵，饌有牛肉，運司亟命撤去。徐為眾賓言曰：某少時同外弟某過屠家，甫坐定，見屠者左手握刀，右手牽牸牛，帶一犢至，繫牛簷楹，置刀於前而去。忽犢子

銜刀走園地中，以足跑地而埋之。逮屠者至，不見其刀，怒，乃為言其狀。屠者既得刀，坐門首長歎移時，以刀斷髮，棄妻子，出家學道，不知所終。後外弟某出仕江西，舟過黃河，晚泊荒岸下，恍惚中見一甲第，高廣嚴整，類王者居。於是登岸，趨揖閽者，問曰：此是何所？閽者曰：此是一衙門，汝欲瞻玩。不禁入門，見一峨冠博帶者，當廳正坐，因進前跪拜之。承問曰：汝何來？答曰：都下來。外弟因問曰：此是何衙門？答曰：此是天下太乙牢山專治宰牛人也。因問：隣人宰牛黃四者，死已十日，還在此否？答曰：有。遂呼來，但見黃四枷鎖而至。黃四見外弟，驚呼云：官人如何到此？答云：我去之任，偶然到此。就問黃四曰：汝之罪犯，當何度脫？答曰：我罪最重，無由可脫。若得官人，凡到仕官處，勸人不殺牛一百二十个，能免我罪。言訖，回首化境沒矣。外弟從此勸人不宰牛，及足其數。一夕，黃四扣門謝曰：某得官人勸，不宰牛，今已脫罪，仍放歸家。如有家書，不妨持去，但於門內為之曰：汝歸向我家，中道早寄衣來。閱兩月，果有衣至。其時眾賓聞此說，皆誓不食牛肉。

淨土一教，金口所宣，載之群經甚詳，而其教行震旦，則始於東林遠法師也。法師集劉、雷諸賢，刻蓮漏，禮六時，願往生西方，精誠悃切，臨終各獲遂其所願。逮至前元，人根既漓，情偽日生，冒名蓮社，假求衣食者，往往有焉。延祐間，優曇度公詣闕上書，革正其弊，退著廬山寶鑒若干卷，闡揚正教，排斥異說，東林故事為之一新。優曇化去未及百載，而庸民僭名所謂白蓮七佛教者，其弊滋甚。或自稱導師、師長，而位有方等無礙之說，糾合徒眾，非毀正法，廣行魔事，屏處傳授，現種種光，珍饌不以供佛，而出生施食亦皆屏絕，云自是佛。又改三寶為佛、法、師，妄謂導師是三寶數，非僧也。簧鼓愚俗，習以成風，殊不可遏，以致朝廷嚴白蓮之禁，而縉紳鄙東林之修，宜矣。嗚呼！安得如優曇者復興於世，以匡救其弊哉！

端雪崖者，黃巖人也。幼得度于秋江湛公，居新城山留慶院。持律嚴謹，日課金剛般若經，尤善瑜伽法事。赴道俗請，必盡恭恪，而施利則不較厚薄，或絕無，亦不經意。逮其再請，赴之如初。供武辛亥夏五月，得微疾，索湯沐浴，更衣書偈，趺坐而逝。闍維，大星雜毫光迸散，絕無煙燄，獲堅固子甚多。壽八十三。

宋無逸，餘姚人，別號庸菴。性仁恕端毅，蚤從楊濂夫、陳眾仲二先生游。經明學通，發為文詞，矩則甚嚴。晚年酷嗜禪學。皇朝革命之初，無逸以召至京師，預修元史，得請而歸。余因令吾徒居頂，寓止慈溪龍山。時謁無逸，講授為文之法。無逸因吾徒寓書，叩入道之要。余既答書云云，復以環公所註楞嚴經及大惠書問寄遺

之。無逸自是常斂目危坐，而反覆究二書旨趣，有證入。洪武九年六月，因疾，命門人王至等為書示子詩一首，笑談自若。忽以扇搖曳，止其家人曰：我方靜，汝毋撓我。遂閉目，以扇掩面而終。時天隆暑化，斂容色，含喜笑，益鮮潤。有庸菴藁若干卷行于世。

近世有一種剃頭外道，掇拾佛祖遺言，闢飣成帙，目之曰語錄，輒化檀信刊行。彼既自無所證，又不知佛祖舌頭落處，謬以玄談就己昏解，使識者讀之，不勝惶汗。照千江，四明人。圓直指，天台人。欒休庵，揚州人。三人俱是博地凡夫，絕無正見。妄自刊語錄。暉藏主，鄞人，參照千江，將金剛經每分析段，妄為之頌，刊板印施。余在桐谷時，暉來謁，余問暉：此經以何立題？以何為宗？竟瞢無所曉，況欲其為迷己眾生摽出無上正徧知覺耶？此皆不本正因，務行邪道，劫世善名，誑誘凡愚，良可嗟悼。在今據大牀座者，宜黜而正之，反從而譽之，或為之序跋，其得罪於教門深矣。

余讀者庵所述叢林公論，足知者庵識見高明，研究精密，他人未易及也。然其間所論亦有過當者，或非其所當論而論之。如論寂音智證傳，指摘數節，以為蝨生禾中，害禾者蝨也。斯言甚當。其於僧寶傳，謂傳多浮誇，贊多臆說。審如是，彼八十一人俱無實德可稱，誠託寂音以虛文藻飾之矣。斯其論之過當也。又論陶淵明歸去來詞，閑談優逸，詞理高詣，獨銷憂二字為未善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，意多譏訕怊悵，文過飾非。王元之小竹樓記，如公退之暇，披鶴氅衣，戴華陽巾，手執周易一卷，焚香默坐，幸自可憐生。而繼之云：消遣世慮，猶玉之玷耳。余以為先儒文辭之得失，於吾門固無所涉，而置之叢林公論之間殊乖。所謂非其所當論而論之者，此其是也。古人有言：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。豈不然哉！

育王雪牕和尚。有僧來求住，師云：何處來？僧云：天台。師云：將得盆盂來麼？僧云：將得來。師云：何不呈似老僧？僧云：旦過中有。師云：我不問者个鉢，我問無底鉢。僧罔措。師云：俊快衲僧能有幾个去？

禪林寶訓載：湛堂準公與李商老書曰：善弘道者，要在變通。不知變通，拘文執教，滯相殢情，此皆不達權變。故僧問趙州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州云：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，重七觔。謂古人不達權變，能若是之酬酢乎？余謂者僧立个問端，也是奇恠，爭奈趙州無你湊泊處。只如答他者一轉語，謂其能達權變，恐未然。夫權變者，乃觀機適宜，用心意識邊事。且者僧與麼問，州與麼答，如兩鏡相照，光影俱泯，奚權變之有哉？湛堂作如是說，豈別有旨要耶？

明善韓先生書陸放翁普燈錄敘草後云：放翁先生手書普燈錄敘草，本報恩淨上人之所藏也。余故有先生遺文二帙，其間誤處，皆手自塗了。傳燈言：世尊舉華，迦葉一笑。今講者以為經無此事，詆其妄傳。或曰：金陵王丞相於秘省得梵王決疑經，閱之有此語，有所避諱，故經不入藏。今先生以為書之木葉旁行之間，不知即丞相之所見以否？其言如此，必有所考矣，併書其後云。夫二先生學廣理明，其言豈妄？近翰林宋公為余敘應酬錄，亦曰：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拈花云云，宋公既親觀之，則此經世必有之，而或者詆以為妄。前云有所避諱，故不入藏，斯言盡矣。

古人為亡僧作佛事，恐其見道不明，臨終有所滯著，實欲開發之也。而打字歷職機緣之說，未嘗拘拘用之。無準和尚住徑山，為觀上座下火，乃云：觀大海者難為水，窮盡波瀾一漚爾。即今海滅漚亡，回頭踏著自家底云云。座下名勝因效之，打字自此始。乃今叢林以打字為定式，牽綴闊合，絕無理趣。而所謂開發亡者，果何在焉？

天童照寮元，素多病。洪武丙辰，病日篤，勉藏司勸其持觀世音菩薩名號。照如其言，日誦萬聲。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，自念病勢去死不遠，莫如改持阿彌陀佛號。方興此念，忽見一美婦人，身衣六銖衣，手持一淨缾，自戶外入，立其面前。照驚訝失措，既而定心諦觀，乃是菩薩示相。照涕泣露罪求哀，須臾不見。越五日，病盡脫，今年五十餘矣。

徑山如庵藏主，台州委羽人。由教入禪，沈潛不競，博通內外典，而於己躬下事，尤研究精徹。晚年隱居于天童山之左。至正甲申，余過其隱所，因語及無情有佛性，有情有佛性，往復徵詰。如庵忽曰：吾記得教中先德曾難云：將無情中本自有佛性耶？抑亦佛性周遍，不隔無情，於無情中有佛性耶？語未竟，余亟止之曰：佛性虛曠，迥出名言，不得道有，不得道無。如庵不覺肯首。

鄞城福聚庵比丘普月所奉釋迦銅像，古而精。初，像在鄱陽，莫知其始造之由。宋徽宗政和間，錢監氏得之，凡烹三日，而色相益鮮明，咸敬異之。於是迎置饒州光孝寺，而稱曰辟火金銅釋迦寶像。至光宗紹興間，光孝住持普傑命工圖其像，鐫之石。而會稽沙門仲皎為之讚，讚中有云：作家會遇殺佛手，置之列焰令銷鎔。火星迸野亘三日，巍巍不動洪爐中。逮史氏當朝，人持以獻，像遂來浙左。今朝洪武壬戌，普月以財贖之史氏。又海會寺舊有顏輝手畫觀音聖像一大幀，筆力精妙，彩飾嚴麗，世所罕見。元至正間，城中高氏修禮梁皇懺三晝夜，請畫像設壇場中供養。滿散之夕，至二鼓，其像放大光明，透其屋外。市民以為失火，蒼黃來救，乃是所現光明。後褚氏、張氏修崇佛事，亦請供養，而祥光之現如初。夫

淨法身含攝一切，而經謂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，應物現形，隨緣赴感，何莫非真佛所在？譬之日麗乎天，影臨水中，而同觀之人各有一日隨其人去，以佛菩薩神化較之，何啻倍萬？今觀釋迦銅像、觀音畫像，其靈應如此，則像與真身詎可二之而不生深敬哉？

榮枯木，鄞人也。自幼蔬食，持誦法華。求出家，父母不許，強為婚娶。將醮之夕，師遁臥雪中，幾死。外兄陸氏解衣衣之，扶歸，溫以湯火，乃甦。首事海會梅峰壽公，次謁淨慈東嶼海公，祝髮登具，澄神禪觀，昕夕無間。發志參叩，若中峯、斷崖、布衲、大梁、無方、古林諸公，皆嘗勤恭禮謁，受其策發者多。雪窻住育王，重師戒行精嚴，見地穩實，特招師居第二座。至正丁酉，勉循眾情，開法海會，道俗信嚮，寺賴以興。今朝洪武四年，往京師，預鍾山法會。明年東還，又明年示寂於鄞城車橋庵。龕留七日，顏貌不變，壽七十三。

明州五臺戒壇，乃靈芝律師重造。既成，講法之次，有老人神氣超邁，眉鬚皓白，進而啟：弟子非常人也，有三珠奉獻，以為壇成之賀。言訖不見。因置其珠于壇心，屢現光相。

皇朝洪武十一年四月十七日，壇主德顒會十師大開戒法。後二日夜分，慈溪僧子懋方登壇，忽覩珠光外徹，內現善財童子。懋驚呼，一眾環禮，悲欣交集。自是每夜眾益處懇，而珠之所現，或金色佛，或六臂觀音，或紫竹、碧柳、奇木、恠石、頻伽飛舞左右，或月盖執爐，龍神獻珠，神變非一，見聞希有。嗚呼！余聞世尊築壇罷，梵王獻無價寶珠，帝釋亦以雨如意寶輔[羽*戈]之。而世尊顧命之時，屬諸比丘以戒為師，又謂吾法若壞，始自毗尼。然則戒之有關於吾教實重。夫五臺獻珠之事，固已奇偉，豈意像季澆漓，戒法一舉，神應煇赫如是，則天龍護戒之心炳然可見。奈何沙門視戒為虛文，略不加撿，痛哉！

山庵雜錄卷之下(終)

No. 1616-D 題山庵雜錄後

山菴錄者，錄山菴所聞之事也。其間所紀，或善不善，直書無隱，殆緇門之良史也。夫事有關乎宗教者，不可以不書，書而能公合天下之論，尤可嘉也。是書之行，盖將與林間、草庵諸作並垂於無窮者矣。

洪武庚午春二月既望　天禧住山　守仁　題

No. 1616-E

予早歲侍妙明先師居徑山，每獲參承空室老人于蒙養之室，聽其誨論，啟沃良多。盖老人參見前輩尊宿，具正知見，而學問該博，提唱高妙，又善誨示學者，亹亹忘倦，至其用向上鉗鎚，有不可得而近傍者也。後兩坐澍東名剎，投閑居大白山中，予時皆在四明，歲時必走拜牀下。予來鐘山之三年，其上足前住翠山玄極頂公至自四明，距老人化去已四年矣。一日，出示山菴雜錄一編，讀之，皆舊所聞誨示於老人者也。噫！欲再見老人，不可復得，而獲讀其平昔所著論，可勝慨嘆哉！老人別有說法語錄行世，或謂語錄多向上拈提，此編乃舉古人前言往行，以廣學者見聞，視語錄崖嶮，此則其平易耳。雖然，初非有二致也。佛世尊固有所謂觀機逗教者，然列祖門庭，一拈鎚，一竪拂，一揚眉瞬目，皆欲令學者有所入，而謂此編非向上為人，可乎？學者要當具眼始得。

　　岩洪武庚午　　靈谷住山　清濬　拜題

No. 1616-F

山菴雜錄者，寔緇門良史，而足針藥邪禪膏肓之病，私謂有補扶桑之今日。雖然，未見古時印本，以故三寫之誤甚敍，初學之徒數窘觀覽矣。余養痾之暇，參攷一二典籍，且加臆斷，略得校定。倘涉猶豫者，乃書之旁，盖疑以傳疑之謂也。又為二三子濫加倭點，今也命工勒板，切恐舛差不少。仰望禪林才子，不悋慈意，重煩訂正。

寬永二十年癸未仲春日於丹陽大梅山題。　　住菴比丘　文守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